

青春的飛翔

蕭
萌
著



作者簡介

蕭萌，原名鍾秋生，現年二十八歲。早年畢業於馬六甲培風中學，後在吉隆坡班底谷馬來亞師範學院受訓，曾任中學教師多年。現肄業於馬來亞大學中文兼數學系，擔任「大學文藝」創刊號與「斑苔學報」主編。



天賜先生雅正



沈
蕭
敬
贈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日

洪天賜教授捐贈

青島圖書館



第
一
冊



翔飛的春青



目錄

自序·····	一
青春的祝福·····	三
走向雲南園·····	七
心向明月·····	九
揚帆的時候·····	一一
黎明在山村·····	一三
歸來·····	一六
青春的閃光·····	一九
再見，班底谷·····	二二
驪歌·····	二五
重回古城·····	二八
蘆河的懷念·····	三一
落雨的思潮·····	三四

蕭 萌 著

芳草年年綠·····	三六
煤油燈下的記憶·····	三九
敲醒膠林的睡夢·····	四三
山谷的春天·····	四七
燕語呢喃的山城·····	五一
黑夜到天明·····	五四
山谷的月圓·····	五七
幸福的心窗·····	五九
二十六個秋天·····	六二
雨落着，在長長的大學路上·····	六五
潮聲，一支壯麗的歌·····	六九
綠色的山谷·····	七二
飛起來，海燕·····	七六



自序

「青春的飛翔」裡所選輯的二十五篇散文，是我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先後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散文作品中的一部份。至於一九六二年以前的作品，都已收入我的另一本散文集「蕪河的戀歌」中了。

這裡的二十五篇散文，全按寫作年月的先後加以編排，希望藉此概括出我這些年來生活的縮影——在徬徨中沈默下去，在憧憬中又飛翔起來！

一九六〇年高中畢業後，徬徨在生活線上，貧窮不斷地折磨着我的一顆嚮往於飛翔的心；那一篇「青春的祝福」，便是在那一種幻滅和憧憬相互沖激着的情況下寫成的。

離開中學後的第三年，我硬着頭皮到雲南園去。在大學裡，我唸的是數學；整天埋頭在微積分和集合論裡，時間和精力被消耗殆盡。這個時期，我只能寫篇章短小的詩；後來，好些朋友說我的某些散文帶有詩的韻味，不知是不是由於這個緣故。

「走向雲南園」剖示了我進南大的感觸。但曾幾何時，爲了不忍心讓年邁的雙親再爲我的學費增添更多白髮，當第二年我考上了都門班底谷免費而且有生活津貼的中學師範學院時，沒有猶疑（因爲沒有選擇），我就忍痛向僅僅生活了一年的雲南園揮別了。

在學院受訓期間，我寫下了「心向明月」、「揚帆的時候」、……「青春的閃光」等篇，足以代表我當時的心境。

師訓畢業後，我被派到馬六甲州的一家中學去任教。教餘之暇，除了進修之外，我也就斷斷續續地寫了「煤油燈下的記憶」和「敲醒膠林的睡夢」等篇。

不久，虹絮走進了我的生活。「山谷的春天」、「山谷的月圓」和「幸福的心窗」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在虹絮的鼓勵之下，我一邊教書，一邊進修，一九六八年五月，終於又回到綠色的班底谷裡來，希望在馬大完成我唸大學的心願。

「二十六個秋天」、「雨落着，在長長的大學路上」、「潮聲，一支壯麗的歌」、「綠色的山谷」和「飛起來，海燕」等篇，都是我進入馬大後抽空寫成的。

雖然這集子只選輯了我近年來散文作品中的一部份，我却希望它會告訴你一個沈默的年輕人對未來的美好世界所懷有的無比熱情和堅定信心！

（一九七〇年二月，識於馬大圖書館）

青春的祝福

——給遠行的夥伴

在患難中，我本就學會了沈默。方才，從黃衣使者的手裡接到你臨行告別的紙箋，那種「方留戀處，蘭舟催發」的臨別依依，那些訴不盡的悲愴悽楚的離情，不但是你此刻「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濶」的黯傷情懷，也充份地表現了我們之間長久以來的深篤情誼。我展箋閱讀再三，不禁悲從中來，添增心中無限感傷。雖然，我如今是活得更堅強更勇敢了，我到底還是一個重感情的孩子，往往有非常敏感的悲傷與歡樂。更何況，我們從小就在山村地方長大，我們有過同樣的童年回憶。雖然，後來我們都離開了山村，負笈到城市裡去，我們依舊保持着以往一份純潔崇高的情誼。尤其是，在貧窮與患難的歲月裡，我們畢竟認清了痛苦，我們認清了愛與恨。

讓我們珍惜這一份崇高而純真的情誼吧，我們都是在困境中掙扎着的難兄難弟。在這銅臭薰天、勢利欺詐的世間，在那些唯利是圖、金錢至上的市儈們的眼裡，誰說我們的這一份誠摯的友誼不可貴，不驕傲？

我也有過離家遠行的經驗；此刻，你激動難抑的心境，我十分瞭解。但，生活在這個大時代中的青年，生活在如此蹇逆的環境中的兒女，只有把一切悲哀化為沈毅，把一切痛苦化為力量，到時代的熔爐裡去自我修煉、自我發奮，在時代的洪流中與萬丈波濤戰鬥、抗衡；而且，我們必須堅信：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

人是矛盾的，人的感情是無法解釋的。當我們相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似乎並沒有什麼奇異的感覺，我們更不會想到分別；然而，當別離的時候，我們却往往要回顧以往相聚的日子，那當兒的心境，正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哩！

「前日，在那離別前夕，當你的憂鬱的背影逐漸消失在街頭時，心想，這或許是此後四年的最後一次看到你落寞的背影了罷？」朋友，當我讀到這段文字的時候，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是多麼激動而悲傷。我的鼻子一酸，差點兒把激情的淚珠滴落在你的信箋上；我真要痛哭一場，但這一哭是激情與憂思的揉和，尤其是你所用的那個「憂鬱的背影」，不禁勾起我潛伏着的、抑制着的滿腔委屈與悲痛。這烙印已久的心靈創痕，一旦被人撫摸着，正是悲痛與快慰的交織，任誰都會流下酸楚而感激的眼淚。

這幾年來，朋友們都說我很憂鬱，卻沒有誰能理解我為什麼會如此憂鬱。由於你是我童年的伙伴，你知道我是怎麼在絕望中長大的，你才多少知道我有個「憂鬱的背影」。你的感情是如此真摯，你的語言是如此直率，難怪我不能抑制那股如浪濤般澎湃洶湧的激情，我火熱的血液急速地周流全身，

臉兒紅了，耳根熱了，我全身是一個顫抖的音譜！

童年的伙伴，由於環境所迫，都一個個地離開山村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我一個。以後，當我有機會再回到玉射山村的時候，再也聽不到伙伴們青春的笑語，再也見不到伙伴們煥發的容光。今後，在那靜靜的山村裡，在那緩緩流長的藏河身旁，孤燈冷風中，疏星寒夜裡，我將更感到落寞、孤獨、空虛、神傷。但是，男兒志在四方，大丈夫四海為家，你不要以為我只是一個重感情的孩子，我更有一顆不甘寂寞、永遠向上的心，我更有一個堅毅的信念，倔強的生命，不變的意志，我心中活着一個不死的太陽！我固然熱愛孕育我的土地，但我更熱愛我戰鬥的生命；爲着追求一個更美好的明天，一個有陽光有虹彩的日子，我將也只好忍痛告別故土，飛向更濶更遠的藍天。我將再期待一年！如果此地仍無我容身之地，朋友，明年，當春天燕子飛向北國的時候，四月的陽光照在浩瀚的海洋上，我也會告別故土，飛得比你們更遠，去到比你們那裡更要寒冷的地方。那時，你不要忘記站在綠島最高的山巔上，看着我在藍天底下展示着蒼鷹雄渾的雙翼，向我搖手，呼喊呀！我一去，五年，七年，十年，甚至還要更久；所以，我們這一別，恐怕不僅是四年的事，也許我們今後再也不能見面，也說不定呀！

嘿！我們都還年輕，生命對我們有無限的美好，我不應該再說這些洩氣的話。

再過五天，你就要揚帆北渡，向那美麗的綠島進發，去開始你今後四年多麼神聖有意義的大學生活了。我曾經給過幾位朋友送行，那種「年年柳色，灞陵傷別」的悲愴情懷着實教人難受。雖然離別

是痛苦的，但你要記得你是在走上一條光明的大道，我希望你能愉快地、活潑地、輕鬆地踏上征途。今後四年，我希望你一步步向前邁進，走向美好！

這四年，是你今後一生的決定。「生活是嚴肅的、戰鬥的、進取的！」這算是我給予你的臨別贈言。

到了那裡，多多給我報導你那裡的生活情況，那麼，雖然我不能時時刻刻見到你的容光，只要能聽到你青春的笑語，我就將感到慰安。

恕我因考試未能給你送行，但九號那天，當你啓程的時候，我會在遠方爲你默默禱祝！

祝福你，我童年的伙伴！

（一九六二年九月，馬六甲）

走向雲南園

別了，古城；別了，妳那啓開我智慧的窗扉的古老的土地，妳那數不盡的發人神思的英雄故事。別了，蘇河；別了，妳那孕育過我的美麗土地，那河畔殘破的家園，一個苦難的童年記憶。

告別了，我記憶常新的故園！

揮別了，我青春閃光的伙伴！

如今，我來到南方一個熱鬧的城市，帶着一種患難後澹然的情懷走進雲南園，想編織一個往昔所不敢有的美夢，展開一個遙遠的憧憬。

這不是一個夢麼？我何曾想到會有這麼的一天？我何曾想到我到底走進了雲南園？

兩年前，唸完高中的時候，我何曾有過這個奢望？是的，對我，這是一個奢侈的念頭。

十二年的學校生活，在我原是一個朦朧的噩夢。我像漂航在狂濤怒浪的蒼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對四遭的驚險早已失却知覺；一旦漂到了岸頭，才回想起先前可怕的一幕。

那段使我神經麻木了的苦難的歲月，的確給我無限的折磨和烤煉；我徬徨於日暮途窮的懸崖，在一種失却知覺的艱苦掙扎中，生活的痛苦使我發覺到生活是一頁空白，又是一場戰鬥。

一夥夥的青春伙伴都投身到高等學府去了，一個個的同窗摯友都邁向學術的疆場。回頭看自己，雖然在學校的生活中從不落伍，在學識的鑽研中也曾閃爍過非常燦爛的一頁，卻沒有別人的幸福；我

似乎必須被擯棄在大學門外，徬徨、痛苦、無言！

離開了學校，走進了不能形容的社會，體驗着不能形容的人情冷暖，這就是所謂生活麼？！

當初，我似乎覺得我將從此離開學問鑽研的行列了，進大學對我是一個遙遠的夢、虛無縹渺的幻覺，而這個夢是一朵枯萎了的黃花，那麼柔弱、孤寂！

而今天，我到底投身到雲南園裡來了。雖然，我深切地瞭解到這對我是一個飄搖的影子，這影子能在任何時刻破滅。但我將會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旁人看來或許是平淡，而我却認為是幸福和奢侈的時光，因為我知道我是怎麼樣走進雲南園的，我是在多麼沒有把握地來編織這個夢呵！

我也許是一個遲到的孩子，也許這不免會使我黯然神傷和感慨萬千；但是，如今，我只能慢慢地、更穩健地走一段艱辛和坎坷的途程。儘管這途程對我是那麼遙遠和幽晦，我有勇氣和信心去尋求一線即使是那麼微弱的黎明的亮光，因為我深深地相信：成功屬於意志最堅忍的人！

羅曼羅蘭早就說過了：「生活對不甘靈魂墮落與生活庸俗的人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戰鬥！」這些話語是那麼深深地感動着我，指示着我，啓發着我。而我也以為「不論頭上是怎樣的天空，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

如果前面是一團黑霧，我將睜開閃亮的眼睛，想一想一顆孤寂的星星如何在深沈迷濛的黑夜裡閃着一點點亮光；如果前面是一片黯暗，我覺得只有向苦難歡笑！

因此，儘管這是一個多麼遙遠的渺茫的夢，我心中還是懷着幾許美麗的憧憬呵！

（一九六三年三月於南洋大學）

心向明月

應還記得三年前，當我們離開校門的時候吧？我們各自訴說了自己的理想，心中却是一片黯然，說不盡的是徬徨和神傷。

也應還記得當年的五月，五月是美好的晴天。那年的五月，當南國的驕陽照耀在金黃色的海洋上的時候，你到底實現了你的理想。你插一對蒼鷹的翅膀，英勇地翱翔於碧海長天，細數着山山水水，俯瞰着莽莽榛林，飛到那終年籠罩着皚皚白雪的富士山下，到異國的大學裡去探尋智慧的寶藏。

應還記得那年第一個月圓的晚上吧？當你跟我到鄉間去度那一個元宵。月圓了，月兒昇起來了，靜靜地，在我家庭院前面，在皓潔清冷的月光下，我們仰頭齊看明月，心向遠方，說了許多又激昂又神傷、又閃亮又黯然的話。在水銀似的月光下，我們的話語是那麼細柔，但一句句都那麼深沉。

你喜愛花草，你喜愛土地。我窺見你對泥土的熱愛。你說土地是何其芳香，還鼓勵我把汗水融進泥土，他年看一根生命的綠苗。

那一夜，沉默時我們有太多的憂思。我們想起一羣年輕的伙伴，想起我們的憧憬，想起眼前的亮光竟在那麼遙遠遙遠的地方。

「以後，不要再歎息；你還年輕，要讓青春更加美麗！」你沈重地告訴我。
五月裡，你對我說：「我先走了，明年在東京接你！」一時禁不住為你祝福，也為自己歡呼。

第二年，我原可和你一樣，取了獎學金飛到那朝陽最先升起的地方去實現我的夢想的。但由於意想不到的阻撓，我錯過了這個機緣。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年第一個月圓的晚上，當我心向明月，面向遠空，向你預告行期時，一朵烏雲遮去了整個夜空。那時，我生活在一個南方冷僻的山鎮裡。我後悔了，我是不應該到那個地方去的；要不然，我就不會錯過了這個機緣。是的，不久，我也就毫不留戀地離開了，離開了那令人感到無限創痛和悔恨的地方。

第三年，我在南方一塊相思細語的土地上，默默地度過那一個又是月圓的晚上。那時，我心如止水，對周遭的一切，有時似乎已失却感覺。生活的痛苦，使我覺得歲月是一頁空白，生命更是一頁空白。年輕的生命，應該是充滿着青春的閃光的，我却已失去一雙可以讓青春飛翔的翅膀。一顆嚮往於飛翔的心，在歲月和生命的啃嚼下，漸漸地感到蒼老了。

今年已是第四年了，我終於來到這到處都洋溢著綠意的原野，綠色的山谷。這也是我當年的一個希望啊——班底谷，這終年散發着青春氣息的文化溫床。但是，我却立刻想到，我更需要一對翅膀，一對可以讓青春飛翔起來的雄勁的翅膀！因為我有的是一顆永遠禁錮不了的年輕的心，一顆永遠不甘生命寂寞的心！還有那一片綠色的浩瀚的海洋，那一隻敢於飛向暴風雨的海燕，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引起我的神思麼？是的，年輕的生命應該乘着歌聲的翅膀，在波濤洶湧的綠浪間，打幾個筋斗，聞一聞海水的氣息，讓生命飛翔起來，讓生命擁抱着更寬廣的海洋。

月又圓了，這又是第一個月圓的晚上。遠方，你會聽到我的心願麼？還是和當年一樣的，所不同的是比當年更年輕！

揚帆的時候

——寄一位憂鬱的伙伴

這些年來，我常常感到困惑：在冥冥之中，可真有一個主宰？我們竟像一陣風，一片雲，飄浮和聚散，都是那麼偶然。像從來沒有想到會相聚在一起一樣，我們離散的時候，竟沒有想到互相揮別的時候已經到來。

是在一個明媚的春日裡，土地正發出芳香，我揮別了到處是相思細語的雲南園，懷着滿腔的熱望，來到這青山如黛、綠草如茵的「斑底谷」。也不曉得是不是爲了共同的理想，我們就在這洋溢着綠意的土地上結識了。更想不到，纔兩個月，你便回去了，只是我却留下來。

在那些當我們相聚在一塊的日子，我始終覺得你是一個生活嚴肅的大好青年。多少個黃昏，我們漫步在平坦的碎石路上，訴說着我們的理想，也忘不了我們的苦痛。一想起那些患上自大狂的貓鼠之流，不覺冷笑三聲。常常是這樣，沈默時我們有太多的憤懣。但是，最後你竟無限感傷地對我說：「我要走了，你要好好地留下來！我雖然失望，將來會活得更好，因爲我們都還年輕，都懂得珍惜一份痛苦的感情！」

終於，在那教人窒息的夜晚，當都門的火車站裡響起了令人心碎的汽笛聲時，我只能用一雙顫抖

着的手向你握別，目送夜裡的列車把你這失望的遊子送回到處處是花香馥郁的板島。爲了不平添你旅途的感傷，我始終抑制着滿腔的離愁，與你談笑自若，所以空氣也不太沈悶。但直到如今，我竟也未能分析我當時的心境到底是如何一般滋味。

別後兩次接到你的書箋，在思念中平添我無限感傷，也使我在沈悶中看到一片鮮明的早霞。是的，還有什麼比這真摯的友誼更可貴的呢，當在失望中能互相勉慰？

我常常這麼感慨：這年頭，能懂得沈思的人實在太少了。也常常這麼細想：只有在沈鬱的生命中才能發掘到美麗的靈魂。人，在應該歡樂的時刻總應該盡情歡樂；但在應該痛苦的時候還戲笑人間，那真是醉生夢死，牛馬不如！

你說：「我有我的信仰，我願爲真理獻上我短促的人生。」讓我衷心爲你禱祝！我常常覺得一個有理想的人，他才是生活着，而不僅是生存着而已。

和往日一樣，在可以歡笑的時候我就縱情歡笑，靜默時我却有長長的沈思。常常，在徬徨的時刻，一想起那些在沈悶時互相勉勵的話，一次又一次，它只有鼓舞着我向上！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慰你的，只是無論生活將會如何痛苦，我不會喪失我的「理性」。

你有一顆漂向海外繼續在學術的疆場上馳騁的心，對我更是無限的欣歡鼓舞。但是，憂鬱的伙伴，九月的海風已經吹起，告訴我你在什麼時候揚帆？

黎明在山村

我常常感到驕傲，當我想起我是在山村地方長大的孩子。但是，有時我也難免要歎息：離開山村後，十年來，我很少有機會能回到鄉間去好好過一段日子，去細細親一親泥土的氣息。

許久沒有回山村了，這回趁學院假期之便，一想到能夠回到鄉間去生活幾個星期，心中就有說不出的興奮。

我愛山村，尤其在山村甦醒的時候，我有說不出歡欣，我有說不出的激情。

山村的甦醒，是在四五點大清早的時候，是在天未發白的時分，是在夜色蒼茫中。

山村甦醒過來，醒自嘈雜的報曉鷄的鳴啼聲中，醒自縈繞糾纏着的迷霧中，醒自終年流着血汗、灑着淚水、心地善良而辛勤儉樸的山村兒女的呼喚和控訴中。

村家的屋頂上，從煙囪裡冒出了孃孃縫綳的炊煙，宛如少女輕薄的紗巾，冷漠地在臨風飄拂、婉轉上升。村子裡的爐火，一閃一閃地、疏疏落落地散佈着，隱隱約約地眨着星星之火，迸發出生命的火花，在期待着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漫長的黑夜快要過去了，苦悶難捱的黑夜快要消逝；消逝在報曉鷄嘈雜的詛咒和憤懣的咆哮中，

消逝在山村兒女熱烈的呼喚和苦難的控訴中。這無數個世紀以來遭受幾許勞苦人們唾棄的黑夜呵，該是爲你唱一支葬歌的時候了。

山村兒女對黎明有一顆嚮往的心。在每一個黎明前的時刻，他們帶着滿懷的憂思，盈胸的苦難和委屈，愁坐在跳躍着的奔騰的爐火前面，眼瞪着爐火發獸，從而勾起一連串無窮盡的冥思遐想。爐火跳躍着，像沸騰着的泡沫，像人們跳動着的心，像活躍的生命，像永無休止的希望。那輝煌燦爛、光燄四射的火光，是一股潛藏已久的力量，照亮了人生艱難困厄的前路，也溫暖了在坎坷的旅途上爲絆腳石牽倒的人們的心，那曾經是失望的，黯傷的心呵！它帶來信念，帶來一片溫暖的陽光。

「劈劈！拍拍！」那是火花爆裂的聲響，是生命的叫喊；是枯燥，也是激情！

在人生的旅途上，人們須經過無數次艱苦的、驚險的考驗，以永恆的信心、堅韌的意念、無比勇氣和雄渾的毅力，並秉着不惜犧牲的精神和崇高的性靈，去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去創造幸福的生活，去尋求生命中的輝煌與昇華！

你看過麼？在爐火前面，坐着一位白髮斑駁、滿臉皺紋的老太婆。爐火熾烈的光輝，照射着她整個疲憊得朦朧欲睡的臉孔，勾起她一肚子的辛酸與難過。在那奔騰着的爐火面前，爲了等待黎明，她耗費了一生的青春年華。她衰老了，在黎明的期待中衰老。爐火的光芒，照得她臉色發亮，而那明顯的深沈的皺紋，不正敘述着她一生爲生活而戰鬥，爲生存而歷盡千辛萬苦的故事麼？那滿頭凌亂的白髮，難免要教她勾起往事不堪回首的情懷，還有那逝去的光彩的時光。於是，淚滴開始掛上她的皺臉

，再由臉上的深溝裡流下，落到頸邊，滴在衣襟上。她，有着數不盡個獨自愁坐爐前凝眸注視、冥思遐想的時辰，流過算不清的辛酸苦楚的眼淚呵！她，就是山村兒女的一員；山村裡，多少人們也有她一樣淒涼的身世，也淌過說不盡的淚水呵！

儘管黎明的曙光總彷彿是拖着千斤重的担子似的，沈睡在人們張望着的那一道地平線底下，山村兒女期待黎明的情緒是熱烈的！

「砰！砰！碰碰……」周遭響起一陣清脆的膠桶碰撞聲，只見一連串的路踏車隊，排成長蛇陣似的，在引向膠園的碎石路上挺進。這裡邊，還夾帶着青春兒女活潑的歌聲，熱情的呼喚和高聲的叫喊，也帶着老太婆嘮叨的絮語，還有那段年輕的回憶。

而當她們走進了橡林，曙光已出現在東方了。
他們走進了黎明的天地，冷却了的心，重又活躍起來。……

（一九六四年九月重修）

歸來

雖說青山不老，溪水長流，離開故鄉十年，一旦回來，一切却是那麼陌生。

十年前，我纔只有十二歲。小學畢業後，儘管年紀還小，苦難的環境却促成了一顆未泯的童心的早熟。因此，當年離開故鄉的時候，我不像大多數離家遠行的孩子那麼激動，我似乎並不期望什麼（因為環境使我不敢有什麼期望），只是心中却有淡淡的哀愁。

從小，我就習慣於孤獨、靜默，當然更會沈思、凝想。

應該是活潑生動的眼睛，却總是那麼呆滯、那麼深沈，當然在靜止中也有明亮的光芒。

誰想到，一個在小學時就繳不起學費的孩子，竟能冒着風風雨雨，唸完中學，結果還進過大學。

我不敢說自己曾經如何奮鬥過，只是那些在無數個靜靜的深夜裡孤獨地滴下的辛酸眼淚，會在未來的歲月裡繼續鼓舞我向上。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記取那些冷眼、奚落、輕蔑、侮辱，還有那些嫉忌、陷害？也許，一個有過多痛苦的人，已經麻木於痛苦的滋味；一個有過太多委屈的人，已經習慣於在別人面前保持冷靜、緘默。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由於在生命的河流中，投下了幾顆具有倔強性格的石塊，山洪爆發的日子，總發出幾聲反抗的呼喊（雖然不一定要別人聽見，更何況有時是沈默的），而石塊始終都牢牢地站在那裡。

離開山莊的日子，幼小的心靈也不見得對故鄉的青山綠水有什麼依戀的感情。山本來就應該是青的麼，水本來就應該是藍的麼，誰還有這份也許是無聊的閒情？

告別了青山的輪廓，揮別了麻河的呼喚，年紀小的時候，也不見得很懂得去珍惜童年伙伴間一份誠篤摯烈的情誼。

就這樣，淡淡地，我離開了山莊；要不是用心去回憶，這些情景都記不起來了。

並不是一離開就十年的，這期間我也曾回來過。只是一回來，不是逗留一兩天就走，一個星期內也就消逝了我的身影。這樣，十年來，對山莊總難免要感到陌生起來。

在我的記憶中，故鄉的青山總是那麼沈默的；就是在晴朗的日子，也不會見它微笑過。這次回來，這一份黯淡的情懷似乎還是一樣。

在逝去的日子裡，故鄉的河似乎不會歡愉地唱過歌，如今却更沈默了。只是，如今在河畔戲水的，不再是往昔的童年伙伴。一張張陌生的、活潑的臉孔，對我這個「客人」，總帶三分好奇。

本來就貧窮的山莊，似乎越來就越貧窮了。這似乎不是當初我所想象的吧？

「兒童相見不相識」，却不敢「笑問客從何處來」。儘管我還年輕，「鬢毛衰」的却是往日的叔伯們，而雙親們的頭上大概也已添上幾根白髮了吧？

我並不是一個衣錦還鄉的孩子，只是在過去十年中的苦難經歷，會給我更堅強的毅力、更勇猛的信念。

我又將告別山莊了，默默地，沒有任何人的祝福。所能鼓舞着我的，只是那美好的憧憬，那無盡的希望！

路，應該是這樣走的。腳踏實地，走上一座高山，眼前又出現另一座高山！越是痛苦的旅程，越是具有欣歡鼓舞的作用。走吧，朋友，到海上去看那片早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稿）



青春的閃光

——寄給關懷我的伙伴們

(一)

是你們，使我看到了青春的閃光。

是你們，使我覺得青春是如此美麗。

幾許深沉的夜晚，一顆沉默的心，總爲你們祝福，祈禱。

(二)

自從那一年的春天在高原上結識後，我們之間就有了友誼的光輝。

感謝你在這沉悶的日子裡仍給我祝福，還關懷我是否還在寫作。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只是還在唱自己的歌，用自己的筆寫下青春的閃光。

我們一無所有，只能趁着心中還有愛的日子，寫下自己的苦難和憂思，也譜下自己的憧憬和寄望，雖然那美麗的日子還是那麼遙遠、縹渺！

(三)

那一年南國的春天裡，當明媚的陽光又照在相思細語的土地上的時候，我離開了你們，離開了那塊使我的生命得到鼓舞的土地。

我永遠忘不了那段使我覺得驕傲的日子呵，忘不了你們，忘不了那鮮紅的友誼的花朵被插在衣襟上。

我忘不了那些日子，在積極的生活中呼吸到生命中跳動的靈魂。

我於是覺得雖然面前是一段艱難的旅程，對未來我有無限的憧憬和最大的信心。

感謝你們一次又一次寄給我熱烈的祝福和關懷。在這青山起伏、綠草如茵的「班底谷」裡，我寄給你們最懇摯的思念，也許下自己的心願：我將繼續充實自己；終有一天，我將和你們一樣！

(四)

白雪皚皚的富士山是否解凍了？

鮮紅的櫻花是在甚麼時候又開了呢？

你是否又在島國的春天裡去旅行？

F，一次又一次地，我夢見自己走到了富士山下，我看見櫻花開遍了郊野。

鮮紅的花朵一直在鼓着我們年輕的生命呵，一直在鼓舞着我們當年對學識鑽研所懷着的理想！是的，應該讓青春更加美麗！

我夢見的，還是和往日一樣，和你並肩走過一寸又一寸的土地，在沉默中許下美麗的心願。然而，三年了。

雖然我到底來到了「班底谷」，我却永遠也不再有機會看到那朵朵盛開的櫻花了，你知道我心中有怎樣的感覺麼？

(五)

G，一次又一次地，我躑躅在故鄉的河邊，回想那些夜晚我們在河畔說過的話。

在世俗的冷眼裡，我們的想望算得甚麼？

因此，我們忍受着青春的痛苦。

應該爲你歡呼的，爲了更美好的前途，爲了更遠大的理想，你竟不顧旁人的冷言冷語，堅毅地走向北方的綠島去開始你的大學生活。

轉眼兩年了，你不要忘了那些苦難的日子，不要忘了那些夜晚，當我們共看江上的月圓時所發出的聲聲喟歎。

總有一天，我們的痛苦會發出青春的閃光，我們的喟歎會變成明朗的歌唱。

(一九六五年，班底谷)

再見，班底谷

叙別晚會散了之後，我們沈默地坐着車子回到班底谷來。是的，沈默，深深的沈默。學院的燈火早就熄了，儘管身體是那麼疲憊，誰也不想睡覺。

這是在班底谷的最後一晚了。驢歌早就唱起，明天，我們就得向生活了兩年的班底谷揮別了。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一想到明天分散之後，將生活在祖國各個不同的角落，心中的霧就重了。「還是去走走吧，以後我們再不會有機會在傍晚用完晚餐後走上這條碎石路了。」我這麼說。

S，L，K都默默無言，但却自然而然地走上那條熟悉的碎石路。我們的腳步聲還是那麼清脆，但總帶有幾分離愁。

L和K是一年級的同學，明年還會回來，所以他們還是談笑如常的。我和S將走了，而且知道不再回頭，所以一向愛開玩笑的我，心却沈重了。S一向不太喜歡說話，此刻更是沈默了。

「你們不知道，但到明年的今天，你們也會有這種沉重的感覺的。」S幽幽地對L和K說。

走完那條碎石路回來，L和K推說疲倦了，想回去休息。我却慫恿他們走上另一條通向語文學院的碎石路。我說：「踏進班底谷來的那一天的傍晚，我走上這條碎石路；臨別前，讓我再走它一次吧！」我們又默默地、深沉地走着，走着，心中湧着起伏的思潮。

「班底谷，真沒想到，就這樣淡淡地送走了兩年的青春歲月，再見吧！」
人生如寄，當生命中還有青春的理想，天涯海角，都會有我們的行腳。

散步回來，已經過了午夜時分。樓頭靜悄悄，有的同學是睡着了，有的同學大概還在坡底高唱「今宵多珍重」吧？

憑欄處，冷清清的，幾絲輕柔的夜風又在山坡上的相思樹梢彈起舒曼的小夜曲了。

「去年，當M要離開時，他不是曾經在這個窗口邊對着沈默的鬢宇喟嘆麼？」S幽幽地問我。我點點頭：「真快，今天却輪到我們了。」

「畢業後想搞些什麼？」S問道。

「走着辦吧，想得太多會帶來更多的煩惱！」我說：「繼續寫你的短篇小說吧，不要放棄它！」
夜更深了，風也冷了。

兩年就這麼平淡地溜走了，未來的五個或者十個兩年將又怎樣呢？恩恩怨怨，只是一場夢；凡是夢，都應該有醒過來的時候的。

應該是走的時候了，以後午夜憑眺的再不是這冷冷的、但却又已熟悉了的欄杆了。

今天晚上還可以聽到班底谷的晚風在耳畔細語，明天晚上我又將在那裡的燈光底下寫詩，或者讀一篇散文呢？

我還會回來嗎？我曾經對自己說：「我走了，就不會再回來！」但誰曉得，誰曉得明天是一個怎

樣的日子呢？我不能否認，對着這行將離去的山谷，我心中掀起了澎湃的思潮。

每次離開一個地方，我總要失眠一個晚上。曾經爲了要到古城去升學，我在故鄉的夜裡守望到天明；那時我才只有十二歲。曾經爲了要揮別古城到一個鄉鎮去教書，我和一個伙伴談了一個晚上未來的理想。像這樣失眠的夜晚，我是數不起來了。

今晚，是留在班底谷的最後一晚了，我會不會又失眠呢？

這張黑木枱子，曾經讓我神氣十足地擺過許多厚厚的洋文書，但現在都顯得空蕩蕩的，我早把書本送回去了。

再打開這些玻璃窗吧，從這裡，我何止一次引進寫詩的靈思呢？

明年到山芭地方去教書，不能再睡這軟綿綿的牀子，只希望蚊子少來唱歌就好了。

遠遠的山沉默了，夜霧悄悄地蓋下來了，那散落在山坡上的村家消失了，那蓊鬱的樹木也被湮沒了。

世界是一片蒼白，我的心何嘗不也是一片蒼白？

應該是走的時候了：能夠記憶的便記憶下來，不能的也就讓它在歲月的交替中遺忘吧；在人生的過程中，能留下來的畢竟不多！

應該是走的時候了！明天，太陽總要昇起來的；如果是住在海邊，讓我們一起到海上去看日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驪歌

「唱起我們的歌來，不要爲別離悲傷；我們是國家的主人，偉大的責任在身上！」

第一次嘗到別離的滋味，大概是在十二歲那年。一羣天真活潑的孩子，從校長的手裡接過畢業證書，第一次嚴肅地唱起驪歌來。

甚麼是偉大的責任，我想這不可能是那把年紀的孩子所能瞭解的；但那淡淡的哀愁，像薄霧一般掠過孩子們迷茫的臉孔，倒是千真萬確的事。

人生如寄，相聚和離散，都是那麼偶然。像長空裡的行雲，它們既然會相擁在一起，它們就會分散開去；像大海上的浮萍，偶然的聚會，匆匆的漂散，也是自然的事。

驪歌總會唱起的，或遲，或早。

大多數的人都不會珍惜相聚在一起的時刻，但一旦分離之後，却又要回顧以往相聚時的歡樂。

相聚在一起的時候，有些人就已珍惜彼此之間一份純真的感情了。當驪歌唱完之後，別後即使是飄散在天涯海角，這一份高貴的情誼却一直在閃耀着金色的光芒。

有些人在相聚的時候，感情交融，卿卿我我。但一旦唱起驪歌，就變成「漸行漸遠漸無書」，最後竟是「水濶魚沉何處問」！

有些人在相聚的時候，大家就已爭吵不休。當唱起驪歌，他們會毫無表情地離開，連一聲「再見！」也不願說。

有些人在相聚的時候，誤會重重。但當別離的時刻到來的時候，驪歌聲裡，哽咽着「再見！」，然後相擁一哭，把誤會融化在淚的大海裡，然後說一聲：「別後多珍重！」

同樣都在唱驪歌，不同的人就唱出不同的感情。要唱起驪歌，不見得是一件輕鬆的事，尤其是當你在驪歌裡交付出自己真正的感情。

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種力量，把我們從各個不同的角落聚合在一起，讓我們相愛，我們仇恨，或者安排我們在不愛也不恨的道路上。然而，金色的日子河會在甜蜜中流逝，黑色的日子河會在怨讎中銷匿，唱起驪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於是，大家分手了，此後就是天涯海角。

離別之後，有些還會相見的，有些却是永遠也不回頭了。

這是怎樣的一種力量？有些人解釋為「命」，有些人解釋為「緣」，有些人解釋為「主宰」……；總之，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釋。

很多驪歌是在淚水裡唱出的。「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很多驪歌是在握手中譜成的。「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

眼淚會像河水一樣流向大海，當「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濶」，當想起「今宵酒醒何處

「？」

唱起驪歌的時刻，總有一份激情。但並不是所有的驪歌都必須在淚水裡唱出的。當生活結合着一

個更高的理想，當一個更輝煌的使命在等候着你；你便會唱起雄壯的驪歌，你會唱出滿腔的熱情，你會唱出盈胸的熱血。

「燃起理智的火把，走上人生的戰場；要在古老的國土上，喚起新生的力量！」

像這樣的驪歌，是用理智唱出的；像這樣的驪歌，是會使你忘却一切別離的憂傷的；像這樣的驪歌，不是爲一兩個人唱出的；像這樣的驪歌，是有着無限欣歡和鼓舞的力量。

既然在宇宙間有一種靜悄悄但又無可抗拒的力量在安排着我們的聚合，在安排着我們的離散，我們的驪歌也早就給譜成的了。

唱驪歌未必要有高深的音樂造詣，未必要有美好的音色。你不懂得貝多芬的交響樂，你不懂得蕭邦的小夜曲，你不懂得怎樣去處理和聲，你還是可以唱起驪歌的，而且還可以唱得很動聽，只要那個分別的時刻到來，只要你在歌聲裡交付出自己真正的感情，只要你不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在人生的過程中，你是常常要唱起驪歌來的。多情的人往往會被多情誤的，但對那些根本不懂得去珍惜感情的人講感情，却是多餘的。

再見吧，伙伴們！讓我祝福大家，讓我把這無盡的思念寄到分散在祖國各個角落上的伙伴們。不再奢望我們能再聚首一堂，因爲相見的機會是那麼渺茫。只要珍惜彼此間的情誼，再在別後的生活彼此祝福。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不要忘了把新生的綠苗插在祖國各個不同的角落裡。有了這些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信仰，未來的日子一定不再是一片蒼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師範畢業後寫於馬六甲）

重回古城

我已無從回憶第一次到古城來是在什麼時候了。我在蘆河邊的一個村莊裡度過寂寞的童年，但在一段再也無法回憶的日子裡，不止一次地，我會隨着父親到古城來。我有一位義父是住在古城的，而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我始終懷念那位住在古城河邊的慈祥的義母。

我真正獨個兒離鄉背井，跑到古城來，是十二歲那年的事。那時，父親已經生活到古城來了，家裡只剩下母親，妹妹和我。

那年，我在鄉間唸完了小學。在我當時的心目中，要去唸中學，古城當然是最理想的去處了。那年的年尾，當我落寞地來到古城時，古城正鬧着大水；母親就爲了這件事替我牽腸掛肚了幾個晚上。

由於學業成績不壞，得到免試的優待，我便直接進入此地的培風中學裡來開始我的中學生活了；而那是一段悲苦的生活。六年的中學課程，雖然不算太長，在我却是歷盡了風風雨雨；一個必須在獎學金的維持下完成中學教育的學生總難免有許多憂思。

高中畢業後，起先我不敢有升大學的念頭。啃着失業的苦果，在生活線上，我徬徨了一段日子。後來，我到幾十里外的鄉鎮裡去教書。那是第一次我向生活了六年的古城揮別，也忘不了朋友在車站裡給我的陣陣囑咐和聲聲祝福。

第二年，我沒有回到古城來，却從一個鄉鎮走向另一個鄉鎮，而且是越走越遠了。有時候，爲了生活，人們也許會以爲對鄉土的愛戀是一份多餘的感情。

但在陌生的鄉鎮裡，忍受着種種的折磨和打擊，青春失却了可以飛翔的翅膀，我病了。最後，我發覺青春是可貴的，人們擁有可以浪費的青春並不多，我於是下了最大的決心丟了那份事，回到古城來，過着窮愁的日子。

第三年，我茫茫然地走向南方，在那塊相思細語的土地上開始我的大學生活。

像我從來沒有想到會那麼茫茫地走進雲南園一樣，我匆匆地向雲南園揮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離開雲南園之後，最後兩年，我是在班底谷裡度過的。

到班底谷來接受兩年的中學師訓教育，也從來沒有想到日子竟飛得那麼快。像剛剛才踏進那永遠是綠色的山谷一樣，沒有想到驢歌已在耳畔響起。

揮別了班底谷，青春但又是疲憊了的腳步又踏進這塊古老的土地，這歷史的城。

久違了，歷史的城！妳這沉默的孩子，當初會靜悄悄地離妳遠去，如今又靜悄悄地回來了。妳不該責備他的，他對鄉土的戀情比誰都深切，只因爲他還年輕，生活中還是美麗的憧憬和光輝的想望！古城，我又回來了！我雖然不是一個衣錦還鄉的孩子，對未來的日子我不再感到蒼茫，我懂得怎樣去愛自己，我懂得怎樣去愛生活，尤其不能遺忘的是我寶貴的年輕。

古城，這塊古老的土地，這塊曾經啓發過我的智慧的歷史的土地，我不願再絮聒我對妳的一片深

情。讓我默默地回來吧，讓我默默地重投妳溫暖的懷抱，然後再讓我回憶一些過去了的美麗和憂患，然後再讓我寄望於明天，那晴朗的日子。

那天，我在病牀上興奮地寫信告訴遠方的朋友：「春天，是播種的季節，我多麼高興，當我能夠把生命的種子散播在曾經啓發過自己的靈思的土地上！」

古城，我回來了；我要把生命的綠苗插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也讓我有限的學識去啓發這裡下一代的靈思！

古城的河水依舊靜靜地向西流去，約翰山頭的孤堡還在沈默地寫着史詩，聖芳濟教堂旁邊的綠蔭下還有我讀小說的記憶，長堤上還有我傍晚散步時採擷下來的晚霞；河山無恙，一切都沒有改變。

但是，母校的校園裡，夾竹桃已經伸上了層樓；綠蔭深處，遮的竟是幾株當年所沒有的相思樹。尤其使我嗟痛的，是義母墳前又長了沒脛的蔓草，而她慈祥的笑還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古城，我到底是回來了，但我不敢想像我將在這裡再住下幾年。我還年輕，總要知道甚麼時候海上有風，甚麼時候可以揚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寫於古城）

蘇河的懷念

故鄉有河，故鄉有美麗的蘇河。

蘇河發源於遙遠的崇山峻嶺，流過這寂寞的村莊，然後唱着浩浩蕩蕩地向着馬六甲海峽流去。

我愛蘇河；即使在一更年小的日子裡，我就已無法解釋這份不可理喻的感情。

蘇河孕育着我，守望着我的成長。

她聆聽過我的歡唱，也聆聽過我的悲歌。

十二歲那年，我便離開了山莊，離開了蘇河；起初是爲了學業，後來是爲了生活。

但在這期間，每次有機緣回到山莊來的時候，我不會忘了到蘇河身邊去徘徊幾個黃昏，沉思幾個夜晚。

我愛蘇河，不爲什麼，只因爲我熱愛自己的鄉土，只因爲我是一個太會沈思，太重感情的孩子。

在遠方，每當和朋友談起蘇河，我總是那麼激動，我總是那麼驕傲：「那是我故鄉的河！」

我雖不常寫詩，但對蘇河却有無法蘊藏的感情。

在遙遠的土地上，有多少個星月交輝的夜晚，我默默爲故鄉的河祈禱，我默默爲故鄉的夥伴祝福

。即使在深沈的睡夢裡，我還可以聽見蘇河親切的呼喚，我還可以聽見土地母親溫暖的細語。

而如今，我畢竟又回來了，回到孕育過自己的鄉土來，回到溫柔的蘇河身邊來。

白天，還是有人在這裡引渡的。一隻輕巧的舢舨，便能把人們從河的這邊引到河的那邊，然後又從河的那邊引到河的這邊。河水，到底阻斷不了人類無上的智慧和無休止的創造力。站在渡頭上細數着一張張船客的臉譜，你不禁要高歎生活的勞碌和歲月的無情。

以前在河上爲人引渡的哈申聽說已經死了，但他的兒子尤索夫如今又在河上生活。老邁的一代漸漸向生活告別，年輕的一代又將勇敢地走向生活。物移星轉，人事參商，這到底是亙古不變的自然規律。

日午，陽光照耀在河面上；閃閃地，河面發出金光，但生活在河畔的人們心目中金色的日子竟是那麼遙遠呵！

黃昏帶走了西邊天宇裡璀璨的晚霞，夜幕輕輕地蓋上河面。沒有月亮的晚上，要是能在河面上找到幾點疏疏落落的漁火，心中的喜悅，是無法形容的。但是，在冷風裡，這點點漁火，畢竟是那麼柔弱，那麼苦澀呵！這疏疏落落的火光到底能給在河上找生活的人帶來多少溫暖呢？

有月亮的晚上，靜靜的河面是一首抒情詩；但生活勞碌，又有誰家孩子能有這份閒情到河上去泛舟，再唱他的「綠島小夜曲」呢？吟詩作樂，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份心情的。

獨自躑躅在靜靜的河邊，心中覺得一片蒼冷。往日在河邊戲水的伙伴，走的走了，留下來的大家

竟覺得那麼陌生。這個時候，還有誰來和你一起看河上的月圓，再訴說大家生活的理想？

曾經和你一起在河邊歎息的G，自從告別鄉土到北方的綠島去開始他的大學生活以來，已經有三年多了。魚來雁往，在這些沉悶的日子裡，你還祝福他將生活得更美好！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河的，正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怎樣去沈思，正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怎樣去珍惜生活中的苦痛和美好。

我是一個太會沈思，太重感情的大孩子；正因為在過去的歲月裡有過憂患的記憶，這一份痛苦的感情早已深深地感染着我，面對明天一個有陽光有虹彩的日子，我從不喪失過這一個嚮往呵！因此，我對蘆河的懷念，是結合着這一份深厚痛苦的感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落雨的思潮

十二月，在祖國的西海岸，我不曉得是不是落雨的季節。中學期間從地理課本裡鑽來的那麼一點點有關區域氣候的知識，五年來，早在生活的巨浪中給沖走了。但是，這些日子裡，在故鄉，窗外總掛着幾縷飄飄忽忽的雨絲；這些悠哉遊哉的雨絲，在淡淡的暮色裡，總給我帶來一陣又一陣起伏不息的思潮。

在過去的日子裡，大部份的時間，我都飄落在外頭。難得有時回到山莊裡來，更難得遇上幾絲飄飄的黃昏雨，尤其是要細心來欣賞，這份情緻倒很少有過。一想到在生活的交響樂裡所用的盡是急促的短音符的交錯和組合，那些在靜靜的深夜裡拉起的小提琴抒情曲，就來不及去細心揣摩了。這幾年來，我的生活，剖開來恰巧是一部現代派的交響樂。所用的都是不協和的音程，所描寫都是大都市機器操作和車輛行駛的模擬音。找不到那一節是從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樂（田園）裡摘取出來的「夕陽西下」、「小橋流水」的大自然旋律，生活變成了一副沒有生命、沒有靈魂、沒有呼吸的機械！甚麼功名利祿，只要站在高高的山丘上，臨風舒展襟懷，再矚目四野，仰視那縹渺而遼遠的蒼穹，就會掀起「富貴如浮雲」的悠然情懷。當然，在這種思潮裡，總會夾雜着滿足和失望的情緒。

不過，我慶幸還擁有一份輝煌的年輕，在生命中還對未來抱着憧憬和希望。這次回來，我倒覺得應該讓自己再回到大自然去把靈魂洗滌一番。

門前那棵不知名的大樹，佇立在南國的深秋裡，葉子上早已感染上古老的銅色了。幾陣風吹過後，院子裡盡佈滿了枯黃的落葉，有時真捨不得把它掃了。狂風掃落葉，這幅豪邁的畫面，真教人欽讚啊！

漫山遍野的膠林，葉子也轉黃了，有些簡直禿了枝極！經驗告訴我，這時候，在膠林裡生活的勤苦兒女，總難把皺起的眉頭舒展開來，何況在這落雨的季節，霪霖的雨水早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了！你不來到好像這樣貧窮的山莊，你就永遠不會瞭解，在祖國各個不同的角落上，祖國絕大多數的兒女，是怎樣艱難困苦地在生活，在掙扎！幾座在大都會裡向人們展示的高樓大廈是不能說服我們是在過着幸福的生活的！因此，我從來就看不慣那些高樓大廈所顯露出來的虛偽的、諷刺的笑，尤其是想到在那陣陣的笑聲裡蘊藏不了的愚蠢的傲慢和自滿。

窗外又飄着一陣陣的雨絲了。院子裡那棵青蔥的紅毛丹樹，雖然還沒有結果實，在陣陣冷雨中，倒顯出一派青翠欲滴的喜色。佇立窗前，看着朦朧的黃昏雨，甚麼煩惱晦氣，倒是抖得精光，留住心中的一片空明。

能在一塵氣中留住心中的空明，可不容易啊！只是，每當落雨的時候，你是不是也能默默地佇立窗前，看着冷雨一滴一滴地落下呢？你是不是也能在飄飄的細雨中，想一想你曾經怎樣生活過，現在怎樣生活着，將來又會怎樣去生活呢？請祝福你吧！

芳草年年綠

人家都說回憶是美麗的，但並不是所有的回憶都是美麗的；像我，就很少有過美麗的回憶。對我來說，過去是一個夢，一個噩夢。好像，當我想起故鄉的母校，想起那段在故鄉母校讀書時的童年歲月。當然，這一切都過去了，過去了很久很久。

久違了，母校！

但，我又回來了，我又踏進這往日生活過的園圃，雖然我知道我一直都不是妳所喜歡的孩子，但我却又在這裡重拾舊日的夢痕，重拾一片從樹上飄下來的落葉，重拾一聲歎氣。

離開母校已經十二年了；誰說十二年短暫的時光？多少人事滄桑，幾回花開花落，幾番風來雨去，而母校，妳到底改變了多少？妳到底改變了多少？

離開母校時，我只是一個修完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今天回來，我要當起校長恐怕都有資格了。但我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是值得驕傲的；相反的，往事依稀，前塵不堪回首，一段痛苦的記憶一直在鞭策着我。在這寂寞的校園裡，我不曾有過歡樂的笑聲，却有過太多辛酸的淚影。

在我離開母校那年，這些杉樹何曾高過我呢？但今天，我却說不清它們有幾丈高了。它們一棵棵地排列着，守衛着

這寂寞的校園。那一棵是我親手種下的呢？那一捧泥土是我的小手所撫摸過的呢？那一棵又是我加過肥的呢？我會經小心翼翼地撫育着它們，現在它們却都長得比我高大，比我雄壯，比我堅強了。想到這裡，我才覺得自己是多麼渺小，多麼無奈呵！我要深深地嘆一口氣了，我這樣想。

那一棵由我們的第一任校長栽種的大樹去了那裡了？那圍繞着大樹的石墩又去了那裡？都不見了，像那位校長的容光。但是，他那巨人般堅毅的精神却一直活在我們的心中，而且將活到永遠永遠！只要我們還記得自己，只要我們還能向自己的子孫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我們就會記得他，我們就會永遠記取這一種巨人般的英凜精神！

那一間教室曾經有過我的影子呢？是這一間麼？還是那一間呢？都記不起來了。還有，那一面牆的角落有過我因繳不起學費而躲起來獨自偷彈過的眼淚呢？那是那一年的事了？是當我七歲入學那年麼？還是當我八歲的時候？但是，今天我又是怎樣的呢？我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學生繳不起學費而回想起自己以往的夢影呢？那時，我驚慌得像一隻小鹿。

當日的禮堂不見了，現在已經被隔成教室。曾記得，禮堂裡有一座講台，我常常上去領獎的；但決不會有過驕傲，只有自卑。今天，我應該可以仰起頭來走自己的路了吧？

往日朗朗的讀書聲去了那裡？呵，現在是假期，校園裡空蕩蕩的。但，如果還有朗朗的讀書聲的話，這不再是我們的了，這是陌生的一代了。我們，都過了這把年紀；沒有自滿，却有哀傷！沒有羨慕，却有嘆息！沒有憧憬，却有祝福！祝福他們，祝福他們生命美麗，不要像我們那樣！

什麼時候種了這幾棵相思樹？以前是沒有這些相思樹的，以前我也不曉得甚麼是相思樹。在雲南園的日子裡，耳畔盡是相思樹的細語。雖然自己並沒有嘗過相思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却始終被那種天地間精萃的靈氣所感染着，生活很舒暢！哦，這些新月形的葉子真夠細緻，真夠詩意，如果你是一個幸福的人，就撿起一籬相思葉，掛上一世紀的思念，靜靜地寄到遠方去吧！遠方有祝福和期待。

以前是沒有這一排教室的，這又是什麼時候添蓋起來的呢？母校，我對妳，有時總覺得那麼熟稔，有時竟會覺得如此陌生！妳會覺得不解麼？妳會知道我是一個老是覺得是在被妳擯棄的孩子麼？

這些青草地，沒有我們的時候那麼好看了。大概很久很久沒有人去打理它了吧？大概很久很久沒有人用心去修葺它了吧？我們在時，下午常常要被老師叫回去剪草的；背負一身陽光，阻攔住一陣熱風，額頭上有一顆又一顆晶瑩發亮的汗珠。睡夢裡依稀還記得當年揮動鐮刀時的英姿呢！我們，個個都是吐氣如虹的小英雄哪！現在，還行麼？而現在年輕的一代都比我們幸福了，但就恐怕將來沒有像我們這樣有可以微笑又可以歎息的回憶啦！

母校，我到底又回來了，即使妳還會表示不歡迎我，但這塊土地上到底還有過我瘦小的影子，妳能允許我擁有一份對鄉土的愛戀麼？我不要求妳來撫慰我的創傷，這些歲月裡我到底比很多人都生活得堅強。請允許我在這裡徘徊一些時候吧，請允許我在這塊曾經也啓發過我的智慧之窗的土地上沈思，沉思，然後抹去一滴失去歡笑的眼淚！

煤油燈下的記憶

長久以來，我們在寂寞的村莊裡編織着貧窮的夢；而這些苦難的生活斷片却是結合着一盞盞煤油燈下的記憶的。

村子裡有電燈的設置，還是最近一兩年的事。在這之前，絕大多數的村家都是靠了一盞盞的煤油燈來在夜裡驅走黑暗的；一些比較潤氣的，也只能點了汽油燈。

你也許會說：煤油燈的光饒是那麼微弱，它能驅走多少黑暗？它能給人們帶來多少溫暖？你說得不錯。煤油燈的光饒實在是太微弱了，它能給人們帶來的亮光的確是太少太少了，所以村子裡的人們就老是在做着貧窮的夢。但聰明的，你不要忘了，村子裡的人們終年在過着安貧樂道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夠簡單，也夠寫意，他們何嘗有過非份的奢望？他們何嘗像我們這些在城市裡奔波的可憐蟲，整天為富貴榮華而賣命？因此，他們的希望只是那麼一點點，只是那麼一點點煤油燈下的希望呵！

打從一段我還能追憶得來的日子起，我們似乎覺得唯一能在夜裡給我們帶來些少溫暖和亮光的，只是那幾盞光饒微弱的煤油燈，只是那幾盞多麼親切的煤油燈呵！

一張古老陳舊的桌子，一張唧唧呀呀的粗椅子，還有一盞光線微弱而顫抖着的煤油燈，就陪着度過六年的寒窗生活；那當然是從七歲到十二歲那段時期的事了。

桌子上攤開了一本「柳公權玄秘塔」的書法範本，背後站着的是父親。磨好了墨，我的小手握住毛筆，一鉤一撇地在習字本上寫下「唐故左街……」。父親沒有受過很多年的教育，但却寫得一手好字。有時我寫歪了，他難免要大聲地把我喝叱一頓。但他不厭煩地把方塊字的優美結構告訴我，是那麽一次又一次地，我又甘心由他來懲罰我的過失了。有時，一條藤鞭打在我的背上，那種酸楚的滋味是說不出的；但我沒敢哭出來，只是手中握着的毛筆却在不停地顫抖着，滿眼的淚只有偷偷地往肚裡吞進去。父親一向對我管教很嚴，但苦難的生活早就促成了我的早熟，我早就學會了忍受，我早就學會了怎樣去體諒父親。父親是愛我的，但他却不能使我更直接地去體味他的愛。一直到今天，我雖然還沒敢在父親面前開玩笑，父子之間的感情始終有一段距離，但是，我却感謝父親長年來給我的嚴格管教，尤其是對那些有着優秀傳統和至繁至高的藝術價值的方塊字，我還不至於寫得不倫不類，公然地侮辱了偉大的民族文化。

煤油燈下有過我朗朗的讀書聲。雖然孩子們自有他們幸福的天地，雙親每天晚上總要聽見我朗朗的讀書聲，才放心。雙親不懂得普通話，我讀出什麼怪腔來，他們那裡曉得？所以，有時我實在讀得沒興兒了，就亂唸一通，根本不是在唸着書本上的黑字。有時回想起來，實在覺得好笑，小小的心靈也懂得怎樣在默默中提出抗議。但有一次，也許是因為太疲倦了，我竟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道

過了多少時候，才由母親來叫醒。突然，在煤油燈下，我看見母親的眼眶裡閃着淚光；她給我穿上一件衣服，替我把書本收進書包裡去，抱我到床上，用手摸了摸我的頭髮，說：「你睡吧！」這聲音是顫抖着的，這淚光是顫抖着的，顫抖着最完整、最無私的愛！這一切，我都能那麼清楚地感覺出來。這一夜，我沒有睡下，我真的失眠了。我想了一個晚上（一個那麼小的孩子會想了一個晚上，在教育家的冷眼裡，大概是一個問題兒童了），而從那時起，我真的學會了常常在想，想，想。從那一次起，即使再疲倦，我也要勉強着自己，不要再讓媽媽看見我伏在桌子上睡了，我也不要再看見母親的淚光呵！

而我也記得很清楚，自從那一次之後，在我讀書的時候，在煤油燈前，媽媽總是喜歡坐在我的身邊，守望着我。我常常抬起頭來看看媽媽，常常覺得從她的眼睛裡有一種光芒照射出來。那是愛，那是希望，那是期望呵！我更不能忘懷的是母親循循的教誨，教我認識自己，認清甚麼是愛，甚麼是恨，甚麼才是生活！

後來，我離開了山莊，懷着希望，帶着煤油燈下的記憶，也想起煤油燈前母親投向我的期待的淚光。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在山莊地方長大的孩子，也常常爲此感到驕傲！

在城市裡，夜間亮着的不再是煤油燈，而是電燈，但我何曾忘了自己是在煤油燈下長大的孩子呵，我何曾忘了自己呵！

在外頭，我已經生活了將近十二個年頭。在電燈底下生活慣了，有時也會覺得煤油燈的光燄太微

弱了。但我怎麼能忘却這些煤油燈下的生活片斷呢？我怎麼能忘却自己的苦痛呢？是這些煤油燈下的生活片斷在鼓舞着我向上呵，是這些痛苦的記憶使我更懂得怎樣去珍惜自己的生命呵！

我不曉得自己還能在山莊逗留幾年，我也不曉得海上還會有怎樣的風暴，但在我爲了自己青春的想法而揚帆的航路上，我會珍惜這些煤油燈下的記憶，也要讓煤油燈的光芒一直照着我一步又一步地走上我的人生道路。

因此，即使是在城市裡讀書和找生活，我總常常懷念起山莊來，也常常被這一份懷念帶到山莊裡來，回到煤油燈下去靜靜地生活。

誰說煤油燈的光線太微弱？它溫暖了我的心窩，更點亮了我的前路，也鼓舞着在生活中和我有共同理想的人呵！

媽媽，這些煤油燈下的記憶會把你心愛的孩子照得更出色的；媽媽，我從來不知道我是這樣幸福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重寫於淡邊綜合中學）

敲醒膠林的睡夢

我常常感到驕傲，也常常感到哀傷，當想起曾經在生命的旅程上挨過一段不太短的寂寞的歲月。有時，我甚至會這樣說：我喜歡寂寞，因為寂寞對我向來是那麼親切！

但我還年輕，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還擁有一顆不甘寂寞的心，我還擁有一顆嚮往着飛翔的年輕的心！

因此，生活禁錮不了我這顆跳動着的心，狂放更靜止不了我一雙青春的行腳！

於是，從一個陌生的村莊，我走向另一個陌生的村莊；從一個陌生的城市，我走向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而在祖國遼闊的土地上，連接着一個村莊和一個村莊的絕大多數是膠林，連接着一個城市和一個城市的也絕大多數是膠林。因此，當我從一個村莊走向另一個村莊的時候，我總忘不了為那一片蒼翠的膠林而深思；當我從一個城市走向另一個城市的時候，我總忘不了為那一片廣袤的膠林而遐想。

是的，面對着那些有着無窮盡的生命力的膠林，我怎能不深思？我怎能不遐想？而這些深思都帶着沈鬱暗澀的感情，而這些遐想都插上飛翔祝福的翅膀。

因為曾經有過太多的憂思，如今就懷着最深的祝福。

我對那一片綠色的膠林何曾感到陌生呢？我對那些熱情的割膠姑娘所唱出的生活讚歌又是何等親切呵！不爲甚麼，只因爲自己也曾經有過一段歲月是生活在膠林裡的，只因爲在那些在遼闊的林野間所唱出的熱情歌聲裡也有過自己沙啞的音符，還加上一份童樺的摯烈的感情！

在山莊，有很冷很冷的早晨，最大的原因是因爲住在山莊裡的人都被生活鞭策着習慣於早起；很早很早就起來，當然就會遇上很冷很冷的早晨啦。

點一盞光燄微弱的煤油燈，然後讓它照耀着一根根由烏黑而走向蒼白的頭髮。燃起爐子吧，在嗶嗶剝剝的聲響裡，讓爐火照亮你一臉的沈鬱又掛上一抹縹渺的希望。

生活很徬徨，但生活坎坷的道路須要用最堅定的步伐走上去，沒有猶豫，因爲沒有選擇！如果你還有決心，就讓爐火裡迸發出來的一絲微光陪伴着你去走，走一條很難說是結合着自己的意願的路。

有時有霧，有時沒有霧。有霧的時候就更容易使你對生活感到迷惘，因爲你看不清前面的路，而那些路却是無須由你去選擇就必須走上的。生活是悲歌麼？但以前有人這樣唱過，現在就不會沒有人去唱，將來也不會沒有人繼續唱下去的。

就這樣，我們醒自山莊的睡夢，在一個連接着一個沒有帶來多少歡欣的黎明裡，走進了膠林，走上祖國大多數兒女生活的道路。

這一片遼闊的原野並不希罕我們去爲它謳歌，這一片綠色的膠林也不等待我們去爲它讚美。生活

就是如此平淡，生活就是如此無聲，生活就是如此默默；這些，都是沒有彩色的感情，在這樣的生活裡，大概用不上天才畫家和神靈彩筆。生活不是詩，日子沒有詩。

穿上了割膠衣服，沒有驕傲，也沒有羞恥，但大家都很沈默。腳底下的膠鞋破了，再買一雙，很便宜。一枝膠刀，上面沒有血腥，沒有鬻武，只有生活的光芒。我們從一棵膠樹走向另一棵膠樹，然後又從那一棵膠樹走向另一棵膠樹。這些才真正是憑着自己的智慧和記憶去踏出來的路，以前沒有人告訴過我們從這一棵膠樹到那一棵膠樹應該走這樣的路。但我們走呀，走呀，要走完一個世紀的寂寞，要走盡茫茫的天涯路。這些榛林，這些莽原，結果都被我們的倔強和固執（人家笑我們有點無知和傻氣）所走開了，走開了自己生活的道路。我們要走，走，走，從這一棵膠樹走向另一棵膠樹，然後再從那一棵膠樹走向另一棵膠樹。一棵一棵地走着，一棵一棵地去敲醒膠林的睡夢，一棵一棵地去敲醒整座膠林的睡夢呵！

！
不要譏笑我們無知，不要譏笑我們傻氣，誰不希望生活美好，有一天我們會敲醒整座膠林的睡夢

以前，我也被人嘲笑，因為我也是所謂無知和傻氣羣中的一個小伙子。生活不允許我有所選擇，以前我也曾跟着媽媽在冷冷的霧雨裡走着，走着，去靜靜地敲醒一棵又一棵膠樹的睡夢，希望有一天也能和大夥兒共同在雄壯的歌聲裡敲醒整座膠林的睡夢。

但後來我離開了山莊，離開了膠林，離開了母親，獨自一個人去嘗試走上另外一條路。不是因為

我對以前的路感到失望，在外頭，我所走的路其實更要艱辛，所聽到的是更多的嘲笑，但我就是這麼固執和倔強，我就是這麼喜歡接受挑戰和考驗。我真的走上那條路了，而且走得很堅決，很勇敢，很夠風雨。我不敢說我已經在這條路上走到了黎明，走到了有陽光有鮮花的天地，但摔倒了又爬起來，跌交了又站起來，現在覺得很有意思，現在覺得自己的確曾經選擇了一條自己的路！

我這樣告媽媽：「媽媽，是夢醒的時候了，您再也無須在大清早去默默敲醒膠林的睡夢了！」媽媽笑了，我也笑了。而我並不會忘了那些還在敲着膠林的睡夢的伙伴們，我寄給他們的祝福全都來自心靈的最深處，因為我相信他們都將生活得美好！

（一九六六年六月稿）

山谷的春天

那一年的春天，當陽光又一次燦爛地照在那塊詩一般的相思細語的土地上時，一個來自遠方的召喚，竟使我毫不猶疑地提起沈重的包袱，向生活了整整一個年頭的雲南園揮別，毅然走向都門的班底谷裡去。這時，恰巧趕上班底谷的春天。

對班底谷來說，我也許是一個遲到的孩子了。記得在中學畢業那年，當青春的行腳路過班底谷時，我曾經這樣說：「班底谷，明年，或者後年，我一定來，我一定要在這裡住下一些日子。」

但是，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也這樣過去了，我却始終沒有來。那時，我曾經這樣幻想過：我應該插起一雙蒼鷹的雄勁的翅膀，聞一聞海水的氣息，在海洋上面翻幾個筋斗，在長空底下展示自己身上的陽光，然後向北飛去，飛向那朝陽最先升起的地方，飛向那三月櫻花遍地的島國，飛向那終年白雪皚皚的富士山下，去開始自己的大學生活，去實現自己多年來想在學術的疆場上馳騁的夢想。但是，很多事情的發生往往都不是我們當初所能預想得到的，我竟在一個根本不可能失望的夢下失望了。揚帆北渡的夢想既然落了空，在悲痛之餘，我就只好走向南方的獅島，希望在雲南園裡編織一個對我來說是根本編織不起來的夢。因此，在雲南園的一年中，我沒有一天不是在戰戰兢兢的心

情中去走過一個山崗又一個山崗，去走過一撮茂林又一撮茂林的；我知道，我沒有能力自費去完成那漫長的四年學業的心願，但我却在頑強地一天又一天地走着，走，默默地，知道一切的希望都縹緲得如同幻想。就這樣，我在雲南園度過了一年的歲月。第二年，當春天的小鳥又鳴唱在滿園相思樹的樹梢時，我到底還身不由己地回去了，想一想又該怎樣去度過這一年。然則，就在這最徬徨和苦悶的時刻，一個來自都門的召喚爲我安排了一切。我沒有選擇，爲了不讓雙親因爲我的學業担子而再增加煩惱的白髮，我只好含淚向雲南園揮手，在伙伴們熱情的叮嚀和祝福聲裡奔向班底谷。

這時，我正慶幸自己能趕上班底谷的春天。懷着滿腔的喜悅，懷着無限美好的憧憬，懷着青春活躍的理想，我踏着輕鬆而堅定的步伐，希望忘却往日的鬱悶和憂傷。

那天，當學院派來的專車把我們從都門的火車站帶進學院裡去的時候，首先使我讚歎的是那巍峨的巖宇和矗立得雄偉無比的宿舍了。那蓋上綠瓦的屋脊，更有中國故都的藝術靈光。一時也說不清是爲了什麼，心中全充滿了和諧和肅穆的情愫；一想到今後的兩年，能夠浸身在這幽靜而柔美的境地中進修和受訓，內心的喜悅是無法擬模的。

走進了自己的宿舍，房內的設備，對我來說，是太齊全了。我想我一定能在這樣舒適美好的環境中安定下來，抹去往日在生活中所殘留下來的酸楚的淚痕，好好去爲一個美好的明天而許下讀書和工作的心願。於是，第一朵青春的微笑，終於在一聲輕輕的喟嘆之後，在一個一直是在苦難中掙扎着的憂鬱孩子的沈毅的臉上璀璨地開放了。

洗完了澡，身上一陣輕鬆。憑欄遠眺，不禁想起「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詩句來。

我的房間是在高高的「丁層」，居高臨下，周遭景物，一一在目。遠處是一排連綿的崗巒，山腰間散落着無數人家，縷縷的炊煙，在那雨後清新而迷濛的黃昏裡漫舞，像仙女的輕紗，一切都是那麼調和優美。想古人所唱的「遠山如黛迎人笑」，也不外是這種情懷吧！

夜色漸濃，看遠近燈火閃爍，使我想起青春的閃光，使我想起青春的飛翔。這一切的一切都給我以清新的印象，都帶給我綠色的希望。這一夜，我默默地許下心願：我將在這充滿着春天的氣息的山谷中努力進修，決不辜負國家寄於我們的期望。

燈下，我寫起家書，告訴遠方的親人：一切都安祥，一切都使我振奮，一切都使我覺得自己更年輕，更有希望！

就這樣，我度過了山谷裡的兩個春天，默默讀書，默默工作；不知道有沒有夢想，有夢想也不讓人知道。快樂的時候唱一支歌，痛苦的時候就發出一聲震撼山岳的狂笑，而絕大部份的時候都在沈默裡度過，用冷眼看狂虐，用微笑應肉麻。

當初，我孤獨地來；最後，我孤獨地走了。朋友問：「你可曾失落了什麼？」我微笑：「我什麼都沒有失落，因為我始終沒有在作為一個人的生活中使自己迷失；我比誰都要沈默，我比誰都要幸福！」

芳草年年綠，想如今山谷又是鶯飛草長、大地春回的時候了吧？相思樹畔可還有往日青春的細語

？寂寞樓頭可還有當日夥伴的笑歌？

親愛的夥伴們，我們甚麼都沒有失落，只要我們不在作爲一個人的生活中使自己迷失！

關山依舊燕歸來，班底谷裡永遠有我們的春天！如果有這麼一天，當我再回去的時候，班底谷，以你瞭解的微笑迎接我這年輕的沈默者吧，告訴我甚麼都沒有改變，也允許我在你綠色的懷抱裡完成我在雲南園所不能完成的心願！



（一九六六年六月寫於淡邊綜合中學）

燕語呢喃的山城

也許，這一切都早就給安排好了，我何嘗有甚麼選擇呢？淡邊是一個靜中帶鬧的山城，但今天竟成爲我生命中的一個驛站，大概也不是當初我所能預想得到的吧？我是來到這裡了，而且留下。但我不能更確實地告訴你：我將在這裡留下多久？我將在甚麼時候離開？人生如寄，我總算還能保有一份失去驕傲的年輕。而且，當生活還能結合着青春的夢想時，當這夢想還能乘着一隻可以讓它飛翔起來的翅膀時，我總還相信自己的行腳會出現在一塊能結合着自己的夢想的土地上；那管它是在天之涯，地之角，或是在一個更要遙遠的地方……

但如今，我總算在這裡卸下自己的行裝，抖落了一身的風塵，再回頭看看在黃昏下逐漸黯淡的征路。自己總算在暮色蓋下之前走過了一段征路，如今在一個不太陌生的驛站裡留下，當然還不至於忘了爲自己的夢想而幻想着另外一條擺在自己面前的長路，而且知道應該繼續走上去的，雖然不在今天，明天總希望還有一個陽光明媚、鮮花燦笑的日子。

因此，我就在這一箇燕語呢喃的山城裡停駐下自己的行腳，而且帶着一個不太失望的微笑和沈默來淡邊，這不是第一次；但在這裡住下來，却還是從這一次才開始的。

馬六甲距離淡邊很近，我曾經在那裡住下很多年。六年如夢一般的中學生活是在馬六甲度過的，中學畢業後還在那裡消磨過一段也不算太短的日子。後來到外地去做事，去讀書，儘管山川阻隔，我還常常回到古城去的；回去聆聽馬六甲河的嘆息，回去細讀歷史的深思。

朋友們曾經給我講述過許多故事，耳濡目染，對淡邊這一個燕語呢喃的山城，我沒有理由說我會感到陌生。再說，年輕的狂放和驕傲留不住青春的行腳，幾番南下北上，東奔西跑，路過淡邊的次數也不算少了；對我來說，淡邊早就應該算是我所熟悉了的山城呵！

總算自己還不太健忘，五年前，爲了到一個相當偏僻的鄉鎮去教書，路過淡邊的次數，是數不上來了。但是，行色匆匆，生活勞碌，當時那裡還有一份閑情逸緻去細細端詳這山城的風貌呢？然而，儘管在風塵僕僕的生活路上邁進和打滾了這些個年頭，儘管在人情冷暖的萬花筒裡磨煉了如許的歲月，青春所留下的那麼一點點驕傲和倔強還使我留下心中的一片空明；清風白雲，我還能分辨出生活中的恨和愛，我還能珍惜自己的感情和意志，所以，這次能再到淡邊來，我還慶幸自己有勇氣說：歲月無恙，江山依舊！

雖這麼說，但五年前路過山城時和如今在山城留下時的心境到底是不同了。隨着歲月的增長，隨着人事的參商，茫茫然我竟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路。自己總覺得是在徬徨中安靜下來，但在憧憬裡却不能就此沈默下去。在潛意識裡，知道再也不會像以往那麼徬徨了；但在新的歲月的召喚下，自己也覺得不能夠就這樣沈默下去。

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遠呵！走了如許多的路，總應該找個驛站留下來；即使這不是永久，暫時總應該讓自己憩息下來，抹去那些蒙着自己眼睛的塵沙，再看看前面還有多少的路，再想想自己應該走上那一條。

嘆一口氣不是很壞的事，只是當再一次提起包袱的時候，要能把腰肢挺起來，要能把頭仰起來，眼睛裡閃出來的光芒要能說服自己：我還是那麼堅強！

然後，吹一聲俏皮的口哨，又走上生命的旅程，又走上另一個生命的驛站……。

人生，永遠是前進的；這裡，只是一個驛站呵！

（一九六六年六月寫於淡邊綜合中學）



黑夜到天明

我只是一隻苦難的船，

漂過一個又一個黑夜；

如今在黎明裏出現，

你是我幸福的海港……。

(一)

沒有人知道這是多少年的期待，沒有人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個故事，沒有人知道甚麼時候海上就有了這隻船，是一隻小小的船。

漂呀漂呀……

既不知來自何方，就不須追問去向何處，並不是每隻船都有預定的航程的。

漂呀，漂呀，全憑自己的意向漂去……。

漂呀，漂呀，誰知道去處是怎樣的世界？

漂呀，漂呀，當初就不知道這將是一千年？一萬年？千千万萬年？

(二)

已經習慣了——深深的夜，黑黑的夜。

遠處沒有燭火，船上沒有亮燈的人。

有暗礁麼？

風很大，風很冷。

有這樣大的風的麼？有這樣冷的風的麼？

風啊，你在咆哮些什麼？你在對我展示些什麼？是強暴？是蠻橫？

浪很大，浪很冷。

有這樣大的浪的麼？有這樣冷的浪的麼？

浪啊，你在怒吼些什麼？你在對我展示些什麼？是狂妄？是無知？

雷聲在夜裡轟隆轟隆地響，濤聲在船底嘩啦嘩啦地叫。

電光還在閃爍麼？大海啊，你的歌唱是我心中千年的苦難！

(三)

夢。

可以再小，但每一隻勇於航行的船都會負着一個理想，每一隻敢於航行的船都會有一個金黃色的
我只是一隻小小的船，航行於波濤萬丈的大海，漂流於淒風苦雨的深夜，但我到底載負着些什麼
？我又可曾載負着些什麼？

風的咆哮可以教我學會了深思，海的狂妄卻不會使我永遠沈默。

只要能站得住，即使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和狂暴抗爭，我卻不會改變自己的意向。

只要不會倒下，即使沒有足夠的速度即時走向天明，我卻不會在黑夜裡沈睡下來。

這是黑夜，總希望能走到天明。

藏在心的深深處，是一個很完整很完整的理想。
藏在心的深深處，是一個很美麗很美麗的夢鄉。

於是，漂呀，漂呀……

風呀，你的咆哮算得什麼？

海呀，你的怒吼又算得什麼？

漂呀，漂呀，漂過一個黑夜，又漂過一個黑夜。

漂呀，漂呀，從黑夜，要漂到天明。

(四)

多少年過去了。我的苦難也過去了？

我一直是一隻苦難的船，漂呀，漂呀，在無盡的黑夜裡，在茫茫的大海裡。

我一直是一隻苦難的船，漂呀，漂呀，在咆哮的狂風中，在怒吼的巨浪裡。

我一直是一隻苦難的船，却在黎明前駛進了一個寧靜的海港，一個幸福的海港啊！

允許我在這裡留下吧，你知道，太大的風，太猛的浪，太黑的海，太長的夜，都夠使我疲倦了。

讓我在這裡躺下吧，讓我躺在你的身邊，讓我躺在你的身邊做一個幸福的夢——

夢中有我們微笑的國土，有陽光，有鮮花，還有孩子們在河岸上為我們歌唱。

而當我帶着夢囈和拍岸的潮聲一齊醒來的時候，海上有早霞，你的臉上有早霞……

(一九六六年六月)

山谷的月圓

那夜，我們回來時已經很夜很夜了。

風並不冷。有妳，我就不覺得孤獨；有妳，夜裡也有太陽。

山谷裡有很美很美的月圓。回來時已經很夜了，但我是一點也不感到疲倦；有妳在山坡上齊首共看子夜晴空裡的月圓，世界是多麼美麗，生活是多麼美麗。

妳說妳常常喜歡在那山坡上看遠近燈火燦亮，如黛的遠山近樹更有一懷訴不盡的詩情。

山谷很美；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欣賞這種美，像妳和我這樣有這份感情的人並不多。

我也曾在山谷裡生活過，我也曾在印上妳的足跡的山坡上留下自己的歎息。那時我也喜歡看遠近燈火燦亮，那時我也喜歡那一系列如黛的遠山近樹。那時我很沈默，如果說我並不孤獨，那是因為陪着我太息的也是一個太過沈默太過孤獨的朋友；我們只喜歡靜思默想。

當我和這位朋友都要離開那詩一般夢一般的山谷時，我就曾經這樣說過：「以後，再也看不到這樣美麗的景物了！」當時，我沒有想到我會再回來，我更沒有想到回來時能和妳齊首共看山谷的月圓，再聆聽山坡上的相思樹爲我們輕輕奏起幸福的小夜曲。

不久，妳也要向生活了兩年的山谷揮別了，難怪妳也會這樣對我說：「以後，再也看不到這麼美麗的景物了！」我知道妳的心情，難道妳今日的感觸不也就是我當年的慨歎麼？我甚麼都沒有說，只

希望能讓妳細細地去體味這一片沈默的深度，因為沈默裡有我們共通的感情。

夜很深了，月很冷，不冷的是我們的心。

學院裡還有小伙子們開不完的舞會，舞會裡還有唱不完的「今宵多珍重」；這些這些，都離我們很遠很遠。但遠處有燈火燦亮，近處有燈火燦亮，這些這些，却是離我們很近很近。看遠近燈火燦亮，我們的心中遂有了共同的喜悅、憧憬和幸福！

遠處有燈火燦亮，近處有燈火燦亮，而在那不近不遠處，燦亮着的却是一簇引起我的神思的燈火呵，因為那一簇燈火裡將有我的夢想。

「甚麼時候我將擁有那一簇燈火？」我好像在問妳，又好像在問自己。

甚麼時候我將擁有那一簇燈火呢？甚麼時候我才能回到班底谷裡去呢？甚麼時候我將可以在那一簇燈火底下一分一秒地再去編織我的夢想和幸福呢？

那時候，妳應該早就離開山谷了，可能在北方一個美麗的島上懷念我，可能在一個陌生的城鎮裡不懷念我。

那時候，窗外大概會有冷冷的谷風，窗外也可能有年輕人的狂歌，而不是只有我獨自挑燈夜讀呢？那時候，我會有這樣的幸福麼？——在孤燈下給妳寫一封短短的信，在冷雨裡聆聽妳從遠方寄來祝福和期待，再告訴我妳正堅守着我們美麗的愛情？

幸福的心窗

樹蔭下

你有沒有聽見樹上有鳥語啁啾呢？當我們在一塊最濃的涼蔭底下坐下。以前我也喜歡靜聽枝頭小鳥鳴唱，因為我喜歡大自然的旋律好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只是以前沒有聽過小鳥會唱出這樣美麗這樣幸福的歌，這是第一次我覺得我也和快樂的小鳥一樣幸福地歌唱。

幾陣輕風從樹梢間悄悄飄過，像松鼠跑過佈滿落葉的幽徑；輕盈、畏怯，耳畔有細語，眼裡有溫柔，嫻靜就是一首沒有人能寫得出的詩，這些詩全都來自我們默默的心中。

——陽光已經落在你的身上了！

陽光何止落在我的身上呢？我的心中全都充滿了陽光，我擁有整個世界的幸福。

我們並沒有說了很多話，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我是一個沈默多於說話、靜思多於開口的男孩子。而且有很多話不是都能說得出來的，有很多話不是都要說了才能聽得見的。那些從一個心靈飄進另一個心靈的話都用不着說。在沈默裡我們能更深入地聆聽着彼此的呼吸，在沈默裡我們能更清楚地咀嚼着青春的喜悅。

湖之濱

湖水也學了沈默，湖水也學會了不讓漣漪湮破和諧的沈默。湖光如鏡，湖水碧綠，你會知道這一湖碧綠的春水有多深？

——這個湖比那一個湖是美得多了。

你並沒有說錯，這是一個美麗的湖。

我們沈默，我們深思，我們靜想。有多少美麗的世界正活在我們的心中呵！

湖的那一邊傳來比我們更年輕的一羣年輕人的歌；一個大概是十七歲的女孩子在唱着「請你不要生我的氣」。我並不喜歡這樣的歌，你也不喜歡這樣的歌。聽着，聽着，我竟不期然而然地看着你笑了。你也笑了。在這一陣相視而笑裡，我好像在對你說：「我們都過了這樣的年紀了，我們都胡鬧不來了，但我們却擁有整個宇宙的幸福！」我相信你都聽見了。

山巔上

我們走上一道林蔭山徑，踏着斑駁的黃泥路，踩着古銅色的落葉。

山風在你的耳畔吹起，落葉在你的腳下響起。山風吹散了你的頭髮，落葉也似乎在向你訴說着林野的幽靜。

我們把煩燥的塵市拋得很遠很遠了。走上半山，回頭望一望，遠山近樹一般情，十六層的大廈還在我們的腳底呢。氣壯河山，這裡的每一立方寸的空氣，我們都可以呼吸，這裡使我們看到了地上的富貴只是空中的浮雲。

站在高高的山巔上，樹梢有風濤，風裡有鳥叫，我們活着，像那一隻隻展翅飛翔、掠空而過的矯健的燕子呵，生活充滿了朝氣。

你又聽見一羣年輕的男孩子在向年輕的女孩子唱起調皮的歌了；你問：「你也這樣胡鬧過麼？」真的，我實在記不起我是不是也這樣胡鬧過。向來，沈默時我有太多的憂鬱，孤獨時我有太深的迷惘，但如今，我不再憂鬱了，我不再迷惘了；這些年來，我比很多人都活得堅強，如今我就要比很多人都活得幸福！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淡邊）

二十六個秋天

生命裡的第一個秋天，是一個沒有陽光、沒有溫暖的秋天。陽光不知爲什麼忘了把溫暖送到地球來，因此地球是冷的，人的血是冷的，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是冷的。

那是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生命的樂章譜下序曲。當然，緊接下來的應該是一部又一部的組曲。

而這些組曲在彈奏着，沒有休止符，但指揮棒却是孤獨的、凝滯的、沈悶的。常常這樣想：應該換一換樂章的調子了，應該換一換樂章的速度了；不要老是這樣孤獨，不要老是這樣凝滯和沈悶！心裡常常這樣想，這樣說，這樣呼喊。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二十六個秋天就這樣度過，很孤獨、很凝滯、很沈悶！

什麼時候開始有記憶？不曉得了。在記憶裡，一顆還是很幼小很幼小的心靈，就那麼敏感地觸覺到四周太冷落、太淒涼，也因此太沈悶、太悵鬱了。

誰說過：第一個印象也就是最後一個印象。不然，爲什麼這些最初的感覺就一直感染着我？二十

六年來，總是那麼深深、濃濃；開不解的深深、化不開的濃濃，太低沉了的情緒。

媽媽說，生命一開始，我就與病魔糾纏掙扎。當時的感覺是怎樣的呢？爲什麼連一點印象都沒有？是不是一開始就對這世界感覺麻木？不！我又何曾如此呢？不然，二十六年來，就不會老是化解不開那些沉悶和悵鬱！我常常這樣想，只要我能多少麻木一點，我一定很快樂，至少要比現在的自己快樂十倍，百倍，千倍！

我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去選擇自己的道路，雖然我沒有權利選擇出身在一個比較優裕的環境。爸爸媽媽都那麼愛我。但也許是我們太窮了，使我沒有剩餘的思想去想到爸媽對我的愛。不是麼？從很小很小的年紀開始，我小小的腦袋（雖然好多人都羨慕我有一個比較大的腦袋）裡就要裝下超出容量的東西。怎樣裝下？我就不曉得了。我們凡人解不開的問題，數學家用抽象的理論都具體地解出來了；但，數學家也還是凡人啊！只是，既然要裝下超出容量的東西，腦筋的彈性總要達到飽和狀態的；一天天只想着窮，窮就愁，愁就什麼都沒有心思去想了。

七歲上學的時候，就繳不起學費，那裡不曉得爲窮而愁？誰說孩子是天真活潑、無憂無愁的？說這話的人一定沒有想到我，一定沒有想到許多比我更不像孩子的孩子。不管你窮，日月星辰照樣運轉，花開葉落照樣新陳代謝。不過，隨着年事徒增，背負着的沉悶和悵鬱也就更重了。

大概是自己感觸得太多，思想得太多，而想通得太少，十七歲那年就學會了寫牢騷、寫苦悶、寫希望。十七歲的小毛頭，在方格子裡所表現的竟是比较比中年人還要低沉和蒼老的情緒，現在想起來大概真覺得太不值得。

十八歲那年，高中畢業了。很徬徨。其實，唸完高中，可真不容易。幸虧自己在校成績一向不俗，雖然很窮，却靠獎學金去走過那幾年的風雨路。但高中畢業了又何去何從？又何去何從？那裡不徬徨？這一段時間，有很多希望，都不敢妄想；有很多憧憬，只增加更多的迷失！

四個月的失業滋味，真夠消受！很多同學，書一向沒有比我唸得好，却升學的升學，就業的也捷足先登，想多了就更氣餒！畢竟沒有猜錯，生活欺騙人！

後來到過兩個窮鄉僻壤去當臨時教師。在第一個村落，生活蠻寫意。只是臨時教師是皮球。在第二個山鎮，生活很不愉快，把我弄病了。不久就走了。我總覺得生活如果不愉快，比窮更沒意思，還是選擇窮好了。

在雲南園，我有一年有生以來最豐富的生活。但不久就離開了，也是因為窮。

在師範學院的兩年，雖然能考取一張專業文憑，不愁衣食了，但我始終覺得是在那裡浪費青春。師範畢業後，在中學執教，不覺又過了兩年多。

時間太無情，從中學畢業到今天，已經隔了七八年，也不知道這些日子來自己在做些什麼？更不相信自已已經走進生命裡的第二十六個秋天！

今年，到底有機會進馬大來唸書了。以前，在班上，自己總是年紀最小、坐在最前排的「乖學生」。現在，有時連坐在前排的勇氣都沒有了。真的，我的第一批學生，如果爭氣，今年也該進大學了吧？

頭髮儘管還沒有斑白，心情却蒼老得太多。不過，老是歎氣，畢竟是傻瓜！我現在也學會了不去歎氣。

一向就習慣了默默生活，現在更需要默默生活。我曾說：這些年來，我比很多人都活得痛苦和堅強；今後，我就要比很多人都活得幸福和有信心！

走過二十六個秋天，不是太短的旅途！未來的生命，要好好珍惜啊！

（一九六八年九月，馬來亞大學）

雨落着，在長長的大學路上

唸小學的時候，我常常繳不起學費；唸中學的時候，我要靠獎學金度日子；現在終於進入大學了，但我還是一個整天在絞盡腦汁、設法從各方面節省窮學生的。

我從來不會窮開心，但也從來不向任何人訴苦。我常常這樣想：貧窮雖然是件非常令人煩惱的事，但要不是因為窮，我在生命中恐怕就要少了很多很多珍貴的回憶。我決不是在自我解嘲；只是覺得，生命已經夠平淡了，不能不給自己留下一些以後可以回憶的片斷！

在馬大唸書，如果是住在大學的學生宿舍裡，那應該是挺舒服的；吃的好，住的好，讀書的環境更好。但是，這樣的天堂，我從來不去奢想。

住在外頭，可以節省一點，但交通不便，很是煩惱。

初來馬大的時候，在外邊找房間也真不容易——當然，如果不是因為窮，什麼都容易，什麼都不必多煩惱。好容易，費了將近一個星期的時間，我才找到一間「合乎我的條件」的房間。這房子距離大學雖不遠，但少說也有一哩以上。這其間沒有例常的巴士班次，要天天步行去上課，三幾天倒無所謂，常年累月的走，真是吃不消。

我雖然知道萬事要省，但想來想去，天天這樣走，在時間上太不經濟。而且，各方面的困難，也因交通問題而產生出來。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別的可以省，却非弄一輛二三手的「豐拉五十」來不可。

新車容易買，舊車就不容易物色，尤其是在馬大學年開始的時候。我就是這樣，多方面托了朋友留心，却久久沒有消息，所以就只得天天步行上課了。

風吹，雨打，太陽曬；每天要走完那條長長的「大學路」，至少來回各一次，真不是滋味。不過，有時在路上遇到駕電單車的同學，只要一招手，他們多數會給你方便，送你一程的。當然，你運氣不好時，在路上遇不到可以送你一程的同學，就只好走了。一邊走，一邊回過頭來看看有沒「運氣」跑過來，最吃不消的當然是你的頸項了。

沒有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課，本無所謂（窮了當然萬事無所謂了）。但，天天練習「馬拉松」，最担心的就是遇上大雨。

落雨的時候，要走完那條長長的大學路，可不好受！但，這般滋味，我是嘗夠了。很多朋友都羨慕我終於能進馬大來求學了，但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羨慕我所飽嘗過的這般滋味？當然，我不是在訴苦。其實，這也不算是什麼苦頭，我相信比我還要吃苦的馬大生，也一定大有人在；我算得了什麼？記得那一天，清早起來，天陰霾霾的，雨就老是下個不停。我等又等，雨還在落着，而且越落越猛。

第一節有數學課。從小，我就不曾逃過半節課不上。有時病了，本已答應了媽媽不去上課了；但當想起同學背了書本走向學校時的「風采」，當想起老師又在課堂上講了些什麼時，我又毅然地背了書包，告訴媽媽我非去上課不可。

以前讀書時是如此，後來在中學裡教了幾年書，習慣也始終沒有改變。如今，最容易才又有機會來當學生，就更捨不得缺課了。

而雨落着，知道不會馬上就停的。還是冒着雨走吧！在路上，看看能不能碰上「運氣」，借一程穿上那件古舊的衣雨，撐一把舊傘；傘本來就不耐了，雨這麼大，就更受不了了。

越過聯邦大道，出現在冷冷的雨中的是一條朦朧的、長長的大學路！怎麼？今天的大學路，看起來更長了！

雨重重地敲在臉上，很痛。快快走呵！走得越快，迎面疾飄而來的雨點就打得越重，越痛！這件古舊的雨衣實在不濟事；褲腳早就濕透了，就連裡面的襯衣，好像也是冰涼的，準是透進雨水了。鞋子麼？裡面盛滿了雨水；跑起路來，鞋身裡噴泉開花，腳底不時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聽起來倍覺蹩扭！

臉上有太多的冷雨，用冷冷的手指一把把它撥掉了；不一會，又積多了。眼睛裡不斷地出現着「現代畫派」的圖案和線條，毫無規則，用手指抹掉了；不一會，又在那裡擠眉弄眼、搔首弄姿。但

是，路，還是要跑上去的！

雨，落着，在長長的大學路上落着。回過頭來，看有沒有同學把電單車開來，可以借一程？沒有。再走，走，走，迎着大學路上兇猛的雨點。再回過頭來，看，還是沒有可以借一程的電單車開來。再走，走，走……。

就這樣不巧，偏偏在這落雨的清早，連一輛可以「借程」的電單車都沒有！還是回過頭來，自己走吧！走快一點，才可以快一點趕到大學。講師大概快要開講了吧？

雨，落着，落得很大，很重；大學路上，撒開陣陣雨花。雨花很美！但我無心讚賞，因為講師大概快要開講了。

大學路旁的綠樹，在雨中，一定很傲，一定很美，我想。但我無心細想，因為講師快要開講了呵！

.....

走進講堂時，講師剛好就要開講了。我全身都濕透了，冷得直在打顫，還打了幾個冷噤。但我却是精神奕奕的；灑過一陣雨後，身心反而覺得舒暢。

手雖然是冷的，腳雖然是冷的，但心是跳動的，心是熱騰騰的。我想：只要心還是熱騰騰的，一切都還是充滿着希望的啊！

潮聲，一支壯麗的歌

有人唱盡了天下的狂歡肉麻，却可憐得體味不出自己酒醒後的寂寞；有人沈默又憂鬱，心中却擁有一支又一支千萬年唱不完的壯麗的歌！

午夜在元宵，是深深的夜。為什麼溫暖都留在窗外？我們靜靜坐在屋裡，心中都只剩下寂寞。燈光照射下來，你的臉孔是那麼靜默，我的臉孔也是那麼靜默。為什麼當我們都還年輕，生活帶給我們的盡是淡淡的哀愁？

W也來了。他不應該是一個像我們這樣寂寞的人，為什麼他也來了？我們坐在車子裡，聽冷冷的夜風在車窗外呼哮，讓冷冷的夜風吹醒我們的寂寞。但，至少我還是那麼寂寞的。我平時就不太喜歡說話，現在就更不想說話。

還是到海邊去吧！到海邊去聽潮，到海邊去聽聽潮聲，聽聽潮聲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寂寞。

車子沿着西海岸北上，把古城的燈影拋在後頭，把古城的殘夢遠遠地拋在後頭。

真沒想到，像我們這樣落魄的流浪漢，也有到「海濱別墅」去聽潮的一天。

元^宵宴應有很圓很圓的月。但月兒躲到那裡去了？墨黑的天空，墨黑的叢林，墨黑的大海，墨黑的是那無窮無盡的寂寞呵！

沙灘是冷冷的，偶而從海裡席捲上來的潮花也是冷冷的。青春是什麼？是那些在沙灘上留下來的痕跡麼？是那些在沙灘上留下來的千萬個寂寞又徬徨的痕跡麼？

風也是冷冷的，但風倒不沈默呵！風的哀號是我們心中千萬年來的失望；大海呵，你也不沈默，你的召喚却是我們心中千萬年來的等待！

元宵應有很圓很圓的月。但這一個元宵沒有月光，也許已經有很多很多個元宵都沒有月光了。誰說這裡沒有圍爐的情調？矮爐裡跳躍着的殷紅的炭火，不是在照射着我們愁苦的臉麼？不是在閃爍着我們青春的寂寞嗎？

風是更冷了，但爐裡的火也更鮮紅了。在我們冷寞枯槁的心坎裡，這些活潑潑的鮮明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投下一陣濃似一陣的溫暖和喜悅麼？

冷風在林間搖曳，拉長了發出聲響的尾巴。但是，是什麼時候，嘩啦嘩啦的聲響，也隨着冷風一次次比一次高漲，洶湧澎湃地從海面上傳來？

那是潮聲！那是潮聲呵！

別墅高高地站在海邊的小山丘上，遙望着大海。我們在別墅外的空地上燒火鍋，大海還在我們的腳下呢，潮聲還在我們的腳下呢！

如果有月色，一定很美，我們可以數着一朵緊接着一朵的浪花，由遠而近，冲上岸來。但是，什麼這偏偏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元宵呢？我們又為什麼偏偏碰上這個沒有月亮的元宵呢？

但是，沒有月色，也好。我們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一朵一朵的浪花，却可以用耳朵去聆聽那一陣又一陣的潮聲，可以用心靈去聆聽那一陣又一陣洶湧澎湃的潮聲呵！

但是，潮聲何其寂寞，潮聲何其冰冷。潮聲的寂寞冰冷就是我們一顆顆青春不會開花的心啊！

我說過，我本來不太喜歡說話，現在更不想說話。如果我們能夠稍微糊塗，青春也許不會這樣寂寞。如果我們也能喝上幾杯烈酒，如果我們也能醉，我們不是一樣可以唱盡天下的狂歡肉麻？我們不是一樣可以說：我們是真正年輕的年輕人！

為什麼我們要想得那麼多，為什麼我們要笑得那麼少？為什麼我們不能喝幾杯、醉幾回，做他們那種真正年輕的年輕人？

潮聲嘩啦嘩啦地又湧上來了。但是，這還是多麼寂寞的潮聲，這還是多麼寂寞的潮聲呵！潮聲，應該是一支壯麗的歌，青春也應該是一支壯麗的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擁有一支壯麗的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重拾回失去的青春的驕傲？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聽到活潑潑的洶湧澎湃的潮聲？

什麼時候，青春不再寂寞？潮聲不再寂寞？我們也能伴着潮聲快樂在地一支壯麗的歌？

我曾經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只要我們不在作爲一個人的生活中迷失自己，只要我們珍惜生命中的燈和愛，終有一天，我們會幸福地唱起一支又一支壯麗的歌，而且唱它千年，萬年，萬萬年！只要千萬顆寂寞而不甘寂寞的心緊緊地結合在一起，青春就不再寂寞，潮聲就不再寂寞！

綠色的山谷

班底谷，綠色的山谷。這裡有綠色的山，山上有綠色的樹；這裡有綠色的草，草坪環繞着美麗的湖。

綠色的山谷，美麗的山谷，這該是我多少年來在多少個星星沈默的夜晚所嚮往着的山谷呵！

高中畢業的時候，我不敢奢望唸大學。那時，我雖還不滿十八歲，但在將近十八個年頭裡，貧困是一股無時無刻不在監視着我、威脅着我的強大的壓力；一顆孤苦脆弱的心，驚慌得像一支風中的蠟燭。我這樣想：我還能在恐慌中過多少日子呢？於是，既沒有經濟能力去升大學，能到師範學院去受訓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心願！

但，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心願並沒有很快就實現。一個在高中會考中考獲全科特優的學生，真沒想到還要等到考取了甲等的劍試和聯邦文憑後，才有機會去實現那個小小的心願。相反的，多少人的成績真的並沒有比我好，却能先我一兩年就完成了他們的夢想。

儘管這是個太遲才實現的心願，但在深深嘆了一口氣之後，我當然也有瞬息的歡奮。我想，二十二年來壓在心上的沈重的石頭，應該可以丟下了吧？當然，我沒想到歲月儘管無情，卻沒有磨去我全部的天真！我還是那麼天真地這樣想着——也許，貧窮不允許我不這樣想。

師範學院就座落在青山如黛、綠草如茵的班底谷裡，和馬大是鄰居。因此，我終於有緣份投進這綠色的山谷裡來了。當初，我的確是懷着多少美麗的憧憬，我的確是懷着多少璀璨的希望。

但，曾幾何時，我的希望失落了，我的憧憬幻滅了！

踏進這綠色的山谷不久，我就認識到，在這夢一般美麗、詩一般溫柔的山谷裡，有的是怎樣的一種世界，有的是怎樣的一種人生！能夠實現到這綠色的山谷裡來的心願，給予我的僅是瞬息的歡奮，在往後的日子裡，懸掛着的是那綿長長的說不盡的失落和幻滅呵！

希望是失落了，憧憬是幻滅了；兩年寶貴的青春就這樣虛擲。在知識的領域裡，我得到的只是一頁空白；在生活的扉葉上，我留下的也只是一頁空白。

只是，失落和幻滅並沒有使我消沉下去，空白的記憶也不會教我醉生夢死；痛定思痛，在生活的海洋，這些失落和幻滅却在我靈魂的深處喚起雄渾無比的力量，激起千丈萬丈洶湧澎湃的怒濤！這些滾滾的怒濤，無時無刻不在沖激着我，無時無刻不在鞭策着我——不要失望，不要歎氣，年輕人有的是一顆不死的心！

終於，我為自己打開了一條思想的道路：只要這顆年輕的心不死，離開山谷後，我就應該再回來，回到這夢一般詩一般的綠色的山谷裡來，重新在知識的原野編織一個綠色的夢，重新在學識的疆場騎上矯健的駿馬，飛奔呵！

就這樣，在沈默的日子裡，我細嚼着愁苦和孤獨。我比什麼人都不快樂，但我比什麼人都倔強；

我比什麼人都沈默，但我比什麼人都堅定而有信心。失落和幻滅並沒有把我打倒，低級和肉麻也沒有把我迷惑，而那每一頁的空白，也只能激起我的萬丈雄心——我要再回來！我要再回到這綠色的山谷裡，細細編織我的大學夢！

師範畢業後，一陣清風，一片白雲，我落腳在南方一個靜靜的山城裡。那山城的黃昏常常有很多很多的燕子。聽着燕子聲聲的呢喃，看着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在天天成長、在孜孜發奮，我就時這樣想：要把他們教好，就先得自己充實得更好！於是，在學校裡，我教書；回到自己的小房，我讀書。我錯過了多少伙伴們的邀約，我辜負了多少朋友們的熱情。

兩年的時光就這麼輕易地、淡淡地溜走了，但我沒有一天不在心裡這樣暗暗數着：什麼時候，我再能回到綠色的山谷裡去？什麼時候，班底谷，以你瞭解的微笑歡迎我？

不久，虹絮走進了我的生活。虹絮陪我寫詩，陪我讀書，更天天鼓勵我：回到綠色的山谷裡去吧！你已經等待得太久了。

有了虹絮的祝福和期待，我不再孤獨和寂寞，而且覺得縱使前面有更長更遠的路，我都有勇氣走上去，而且有信心走完。

就這樣，那些站起來比我高的學生給我唱出了「長亭送別」，我就回到這綠色的山谷裡來了。那時，我已經二十六歲，離開中學也已經八年了。記得中學畢業後，曾經在兩個鄉鎮裡當過一個時期的臨時教師。細細數來，如果我的第一批學生都爭氣的話，他們不但已經進入了大學，恐怕很多都要我

叫它們作「老大」了。歲月不居，流光易逝，世間可以感慨的事不知有多少，世人不堪回憶的事又不知有多少？

重回綠色的山谷，只見湖山依舊，風景如昔。但這些千古秀麗的湖山，却常常不允許我對它低低徘徊、細細吟唱。我喜愛湖山，一如往昔，只是生活忙碌，常常使我不知今生何世。在這夢一般美麗、詩一般溫柔的綠谷裡，能夠靜靜讀書、低低徘徊，快樂地渡過一年又一年，這種福份，幾人能有？那天，虹絮這樣問我：「你一邊教書，一邊讀書，怎麼忙得來？」我說：「日子雖然貧困而且忙碌，這些掙扎的生活片斷，會在未來的歲月裡使我覺得現在所唱出的是一支壯麗的歌！」

我也常常這樣想：「一個人如果能夠活得比較舒適，將來恐怕就要少了很多很多可以紀念的回憶；而且嘗着從艱苦中掙扎出來的果實，無論別人說它怎麼苦澀，自己總會覺得香甜無比！」

班底谷，綠色的山谷呵！這裡有我綠色的夢想，這些夢想曾經使我倔強地活過一年又一年；今後，也允許這些夢想擁抱着我，擁抱着我穩健地飛過一年又一年吧！

（一九六九年，生日，寫於馬大）

飛起來，海燕！

五號那天，意外地從報章上看到了你的結婚啓事，一時真的是驚喜交集：驚的是，你明明告訴過我說是下個月才結婚的，現在却突然把佳期提前，連我都給你瞞過了；喜的是，你寂寞的心原，今後將不再感到孤單了。因此，無論是驚是喜，作爲你往日的同窗，作爲你長年來的摯友，我都要把這一切的一切，化作千個祝福，萬個祝福，誠心地寄給你。

你的結婚啓事，可也寫得不落俗套。你平日爽朗不拘，連結婚時都還是這樣，很耐人尋味。你「一切從簡」，難道連我這個遠方的老友都要錯過喝上你的一杯麼？

不過，來信中說得好：「結婚是兩個人的事，那又何必過於勞神傷財呢？」想兩年前我結婚的時候，何嘗不是這樣感觸良深？那天晚上，我除了請你和幾位師友吃一頓晚飯外，那些純粹是爲別人忙的婚宴瑣碎，早被我拋諸九霄雲外了。過後，有一位算是有過三兩面之緣的「朋友」，總愛在我的背後蜚短流長，我實在也管不了這麼多了。反正，不請他，他固然要假惺惺地嘮叨幾句；請了他，過後也還是喋喋不休。那麼，我又何必欠他這個人情呢？

你的情形和我的不同，按理你是可以大擺婚宴、熱鬧一番的。你今天這樣「灑脫」地決定一切從

簡，難道也是受我當日的「落魄」所影響麼？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固然多少要感到歉疚，但總的說來，我還是要向你祝賀一番的。我們還年輕，凡事總應該拿得起、放得下，乾脆利落。一路來，我都感到非常的迷惑，我們身邊還是有太多的年輕朋友，儘管嘴裡可以講得天花亂墜，大事臨前的時候，却比老太婆還要婆婆媽媽。現實無情，連年輕人剩留下來的那麼一點點的豪氣都給無情的現實磨得精光了，這不能不算是悲哀！

我們相識的日子，不算淺短了。十一年前，當我們在母校唸高中一的時候，我們不但是同學，而且還是同班；不但同班，而且還兩個並坐在教室的最前一排。

當初，你的英文並不好；而我，可慶幸的就是小學時曾被幾位很好的英文老師教過，所以英文基礎不太差。你說，初中三會考那年，英文試卷的作文題目，還是猜謎猜中的。但從高中一那年開始，你痛下苦功，三年後高中畢業時，你是我們公認的英文「字典」了。

當初，你的華文却比我好得多，你當時已經是個相當活躍的文藝作者了。在你的影響之下，我終於也痛下苦功，高中二那年不但意外地在全校作文比賽中獲得了高中組第一名，恢復了對華文的信心與興趣，而且，從那年開始，我就積極地把作品投寄給各家報刊雜誌。由於作品陸續被刊用了，我對華文的習讀和文藝的寫作，却掀起了抑壓不了的狂熱。這十年來，雖然整天忙着讀書和工作，我還是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東西，沒想到竟和文藝界結了緣。

可惜的是，當我正向文藝寫作跨步的時候，你爲着要全心打好英文的基礎，就把文藝寫作的事擱

下了。古人說：「一心不能兩用」，這哲理也許是對的。

高中三年，我們被編在不同的班級裏，但結果都雙雙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這實在是很值得我們回憶的一件事！

畢業後，我們在失業、就業和升學的歧路上徬徨徘徊。我太窮，失業四個月後，幸虧得到一位友人的介紹，到一個窮鄉僻壤去當臨時教師。第二年，又流落到一個更遠更偏僻的村鎮去。那時，你在黃昏班裏進修，希望辦好了手續，就到澳洲去唸一年先修班，然後進大學。而我，已經申請了一份留學生獎學金，希望到日本去唸工程。

你到了澳洲，生活很不如意。因為不幸超齡了一個月，被拒於大學先修班門外。升大學的夢想，竟然是到了異鄉才知道已經破滅，你身上所遭受的打擊和損傷，有多深多重，沒有一點我不能體會出來。隨後你進入一家工藝學院，希望三年後能考取一張專業文憑回來。但你不久後就來信說：「學院的設備，比我們的培風中學都不如；我又為甚麼要花一大筆錢跑到遙遠的異鄉來浪費日子呢？」我看了，許久許久都不願這是事實。

異鄉的無限旅愁，學業的連串挫折，終於擊垮了你的身心。你抱病歸來時，我去看你，却是傷心透了，希望一切都是在夢中。

而我也一樣是不幸。本來已經穩穩地握在手中的一份獎學金，因為郵誤，就憑空飛去了。你所受的打擊，我所受的挫折，合起來只能算一筆「同病相憐」的賬！

放洋的夢想落空了，我只好去投考中學師訓。沒有人相信我以高中會考全科特優的成績竟連續兩年不被當局錄取。沒法子，我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雖然明知沒有經濟能力去唸南大，却茫茫然走進了雲南園，希望在唸書期間申請到一份獎學金。由於在中學期間我是靠獎學金度日子的，對獎學金，我總有太多的幻想和寄望。但一年過去了，獎學金又沒有着落。就在第二學年快要開始的時候，都門的免費中學師訓竟然接受了我，我在沒有選擇之下，離開了雲南園。

這時候，你已經恢復了健康，沒有一個認識你的人不為你高興。而且，你在工餘之暇，還積極地到黃昏班裡去唸先修班，希望考取高級文憑，進入馬大。你說：「無論如何，我總要唸完大學。」言談之間，充份表現了你對生活又恢復了無上的信心和對苦難又展開了堅決的鬥志。你也這樣對我說：「總有一天，你也應該會進入大學的。」你明白我的志向、我的夢想、和我當夢想一度破滅時的心境！

一九六五年底，當我在都門的中學師範畢業時，你終於考取了高級文憑。當你正在等待着馬大對你的入學申請的答覆時，板島的中學師訓竟先接受了你的受訓申請。在茫茫中，你好像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當時，我在春燕呢喃的淡邊山城執教。你從淡邊坐北上的列車直上板島。因為列車誤了班次，遲沒有開來，我們在山城火車站的月台上踏遍了所有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憧憬。

不久，我知道馬大錄取了你。但你來信說：「遲到的佳音，不容許我去改變選擇。但我們面前有

的還是青春的日子，師範畢業後再作升學的打算吧！」這些話是你說的，但你所說的都是我心中蘊藏的所想說的話呀！而我相信，成功屬於最堅韌的人！

師範畢業後，我在淡邊山城教了兩年多的書。結了婚之後，在內人的再三鼓勵下，去年五月間，終於到班底谷來了，希望以三年的時間在這終年黛綠的山谷裏完成我的大學夢。

而你，師範畢業後，到現在也教了將近兩年的書。如今，在你新婚燕爾的日子裏，我和內人除了把最真誠的祝福寄送給你們外，也還忘不了要知道：什麼時候，你將投入這綠色的班底谷裏來？

這些年來，我們走的都是崎嶇曲折的路，捱盡了打擊和挫折，嘗盡了辛酸和委曲。但是，親愛的朋友，趁着我們還年輕的日子，振起青春的翅膀，飛吧！我們原是在狂風暴雨裏勇於飛翔的海燕呵！

（一九六九年十月，馬來亞大學）

「青春的飛翔」出版

海燕要飛翔，青春要歌唱；
文藝的花朶，燦爛地開放！

馬 六 甲

友聯印刷公司	符致燈	蕭緒旺	王森福	林筱筠
	蕭增盛	蕭倫泉	陳殷慶	顏德發

仝賀

「青春的飛翔」出版

向美麗的生活伸手

本書承印者

華聯印務公司敬賀

「青春的飛翔」出版

生活是創作的泉源

馬大同學

洪連開 游若金
吳深根 劉成漢
林雅烈 何穆興
陳森民 丘士林

仝賀

「青春的飛翔」出版

默默耕耘
靜靜收穫

吉葉菁
隆沈日昇 仝賀
坡夏弦

「青春的飛翔」出版

再接再厲

吉隆坡

許永昌
雷大慶

柳舟
凌燕翔

全賀

檳城二條路門牌五十四號

華聯印務局

WAH LIAN PRESS

54, Noordin Street, Penang,

Tel: No. 60505 話電









本書作者另一著作

錦
繡
山
河



即將出版



青春的飛翔

著 作 者：蕭 萌

設 計：作 者

出 版 者：模範廣告社

95, Jalan Sultan, K. Lumpur.

承 印 者：華聯印務公司

33, Batu 4½, Jalan Klang, K. Lumpur.

出版日期：一九七〇年三月初版

定 價：馬幣八角

作者保留版權・翻印必究

Published by: Model Advertising Agency,
95, Jalan Sultan, K. L. Selangor,

Printed by: Wah Lian Printing Co.,
33, Batu 4½, Jalan Klang,
K. L. Selangor.